

古汉语知识丛书

古汉语修辞常识

赵克勤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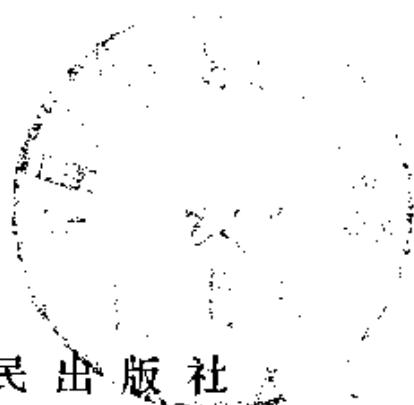


古汉语知识丛书

古汉语修辞常识

赵克勤 著

6.1.10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了解古汉语修辞的基本知识,是读懂古书的必要条件。本书介绍古书中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二十五种,每种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句,具体分析讲述其功用和特点。对于阅读古书、学习古汉语,很有裨益。

古汉语修辞常识

赵克勤 著

责任编辑 刘一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4.75印张 100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300册

统一书号9105·3 定价0.46元

目 录

总论	(1)
(一) 古汉语修辞与阅读古书	(1)
(二) 古汉语修辞学的历史概况	(5)
(三) 古汉语修辞与现代汉语修辞	(9)
(四) 古汉语修辞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12)
(五) 怎样学习古汉语修辞	(17)
分论	(23)
(一) 比喻	(23)
(二) 映衬	(31)
(三) 摹状	(37)
(四) 拟声	(45)
(五) 借代	(48)
(六) 割裂	(62)
(七) 省略	(67)
(八) 节缩	(70)
(九) 夸张	(73)
(十) 委婉	(79)
(十一) 用典	(89)
(十二) 转类	(99)
(十三) 反语	(104)

（十四）隐语和双关	（ 109 ）
（十五）炼字	（ 114 ）
（十六）拟人	（ 119 ）
（十七）点化	（ 122 ）
（十八）拈连	（ 125 ）
（十九）互文见义	（ 127 ）
（二十）对偶	（ 130 ）
（二十一）排比	（ 135 ）
（二十二）递进	（ 139 ）
（二十三）倒装	（ 144 ）
（二十四）连及	（ 146 ）
（二十五）合叙	（ 147 ）

总 论

（一）古汉语修辞与阅读古书

学习古代汉语，当然应该首先学习语音、语法、词汇这三方面的知识。没有这三方面的知识，阅读古书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一些古汉语修辞常识。因为平常所谓的“古文关”，修辞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只不过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罢了。

不懂古汉语修辞，不了解古书中经常使用的修辞表达方式的功用和特点，古书中有些句子就可能读不懂；即使觉得大意懂了，也可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宋代词人姜夔的《踏莎行》里有“分明又向华胥见”一句，这里的“华胥”是什么意思？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的母亲叫华胥，见于《史记》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远古时代又有华胥氏之国，《列子·黄帝》说黄帝曾梦游华胥氏之国。但是姜夔词中的“华胥”，既不是指伏羲氏的母亲，又不是指远古的华胥氏之国，而是指梦境，“华胥见”就是在梦中相见。为什么“华胥”会有“梦境”的意思呢？《列子·黄帝》里有“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的记载。在这一段文字中，“华胥”本是国名，因为黄帝一梦游，便与“梦”发生了关系。于是古人便借用“华胥”来指“梦境”，这在修辞中叫

借代。了解了“华胥”的真正含义，并且又知道它在修辞表达上的功用和特点，那末这句诗就不仅能读懂，而且能深刻地理解了。

我们在阅读古书时，还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词句很平常，可就是不好懂。例如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开头一句话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这里没有古奥难解的奇字，也没有结构特别的句式，但要把它讲清楚，却并不容易。譬如说，前面既已有“太史公”，后面为什么又出现“司马迁”？司马迁不就是太史公吗？“牛马走”又是什么意思？“走”在古代汉语里有“跑”的意思，但把这个意思放在这句话中却讲不通。原来，这句话用的是委婉表现法，不能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解释。“太史公”不是指司马迁，而是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也做过太史令，也被人们称为“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天官”，天文。）这里的“太史公”就是指司马谈。“走”在这里不能当“跑”讲，而是当“仆人”讲，这是古人的一种谦称。古人为了自谦，常常在别人面前自称“走”，甚至还有称“下走”的^①，那就比“走”显得更谦逊了。所谓“牛马走”，就是“像牛马那样供驱使的仆人”。整句话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就是：“我父亲太史公的像牛马那样供驱使的仆人司马迁向您叩头说话。”这句话听起来怪别扭！不过在当时却是书信中表示客气的一种套语。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由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古汉语中有一些句子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而须要透过字面看到它们的言外之意。例如春秋时秦晋殽之战中，晋国俘获了秦国三帅百里视、西乞术、

白乙丙。后来晋襄公遵照自己母亲文嬴的意见，把他们释放了。晋国的大将先轸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竟然在朝堂之上“不顾而唾”，弄得晋襄公下不了台，只好派阳处父去追赶。追到晋秦交界的黄河边上，秦国的三帅已在舟中。阳处父灵机一动，便解下驾车的左骖，以晋襄公的名义赐给他们，打算等他们上岸来接受马匹时把他们重新抓住。但是秦国的三帅立刻识破了阳处父的阴谋，婉言谢绝了晋襄公的“赏赐”。百里视对阳处父说：“君之惠，不以纍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纍臣”，等于说囚臣。“衅鼓”，古人杀牲畜以血涂抹新制的钟鼓。“不以纍臣衅鼓”，就是不把我们这些俘虏杀掉的意思。“若”，如果。“从君惠”，依从晋君的恩惠。“免”，赦免。）这几句话的大意是：“晋君施恩，不把我们杀掉，放我们回秦国，如果得到我们国君的赦免，三年以后再回来拜领晋君所赐的礼物。”百里视等真是要在三年以后再拜领晋君的恩赐吗？不是的。所谓“三年将拜君赐”，其实是说三年后再来跟晋军决一死战。晋朝的杜预在这一句话下注曰：“意欲报伐晋。”正确地点明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又如，晋朝的李密称自己为“亡国贱俘”（见《陈情表》），可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更没有当过俘虏，只不过说自己是先朝的遗民罢了。再如秦朝的李斯在狱中给秦二世上书说自己有“七罪”，恰恰就是他的七大功劳^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修辞手法的运用，古汉语中的同一词语也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汉书·匡衡传》“（匡）衡免冠徒跣待罪”，这里的“待罪”是实指，意为自己犯了罪，等待处理；《史

记·季布栾布列传》“待罪河东”，这里的“待罪”却是委婉语，指做官。唐张鷟《朝野僉载》“此子与冤家同年生”，这里的“冤家”指侯景，是仇敌。宋黄庭坚《昼夜乐》“其奈冤家无定据”，这里的“冤家”却是反语，指爱人。这种因为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带来的词语意义变化的复杂情况，是我们阅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能不予以应有的重视。

古汉语修辞是复杂的。有些一看便知，不易引起误会；有些却隐晦迂曲，很难识别。唐代李白《将进酒》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谁也不会根据这句诗断言黄河的源头在天上。因为这句诗的夸张含义十分明显，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来辨别的。然而李白同一首诗里又说“斗酒十千恣欢谑”（“恣”，音zì，放肆，任意。“欢谑”，欢娱，寻欢作乐），却容易使人上当。“斗”是古代酒器，一斗酒，就是一大杯酒。“十千”，就是一万钱。由此认定这句诗表明了唐代的酒价，似乎也有道理，因为李白诗中有好几处说到“斗十千”（如《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然而这确确实实只是诗人的夸张，绝对不可信以为真。因为唐代杜甫也有反映酒价的例子。杜甫在《逼侧行赠毕曜》中说：“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里说的也是酒一斗，但价钱才只三百。这就是有力的证据。李白之所以喜欢用“斗十千”的说法，是因为三国魏曹植在《名都篇》里有“美酒斗十千”这样的句子，李白只不过是借用曹植现成的词语罢了。

上面举的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一点古汉语修辞，对于阅读古书是很有必要的。

①《汉书·萧望之》有“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廷陵之皋”；晋阮籍

《指蒋公》有“群书始下，下走为首”；唐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有“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等等。

⑨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说自己所犯的“七罪”是：1. 兼并六国，立秦为天子；2. 逐胡貉，定百越，开拓秦之疆域；3. 尊重大臣，提高其爵位，以巩固秦朝君臣的关系；4. 立社稷，修宗庙；5. 统一度量衡，制定各种制度；6. 修治驰道，兴建名胜游览之地；7. 缓刑罚，薄赋敛。

（二）古汉语修辞学的历史概况

我国古代没有建立专门的修辞学，有关修辞的论述散见于文论著作之中^⑩。古代文论著作源远流长，内容极其丰富。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创作思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章风骨等，这可以说就是古代的文艺理论；一部分是讨论文章结构、章法句法、遣词用字等，这可以说就是古代的文章学。而这两部分都与修辞有密切的关系。

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著作都谈到了很多修辞问题。《典论·论文》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主张。所谓“本”，就是根干，这里指文章的基本规则；“末”，就是枝梢，这里指各种文体的特点。曹丕认为各种文章的基本规则、基本要求是相同的，但各种文体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要求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文赋》谈到了“理”与“文”的关系：“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里所谓的“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文”则指“词彩”。陆机认为，应该以思想内容作为文章的本质和主干，以词彩作为文章的枝条。也就是说，一篇文章主要的东西是思想内容，而修辞表达则是为表现思想内容服务的。《文心雕龙·情采》提出了“文附质”

和“质待文”的观点，认为文章的修辞（即所谓“文”）要依附于思想内容（即所谓“质”），而思想内容又要凭借修辞来表达^②。这些主张都说明了修辞表达对于文章内容的重要作用。

唐代的文论专著以刘知几的《史通》为代表。《史通》的很多篇章论述了修辞问题，《叙事》强调指出了修辞表达的重要：“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行人”，外交官。“竹帛”，书籍。）《叙事》提出了“用晦之道”，提倡“省字约文”，反对“繁词缛说”；提倡“务却浮词”，反对“芜音累句”。《语言》论述了文章的语言风格，主张“言必近真”，反对盲目摹仿旧辞。这些都是有关修辞的重要理论。

唐宋以后的文论、诗话、词话、曲话等，从讨论设景造意的好坏，到品评一句一字之得失，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述虽然着意于鉴赏，其实也是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唐司空图的《诗品》总结了诗的各种风格，归纳为“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类，而实际上也是对诗歌的不同修辞特点的分析。其他如宋陈騏的《文则》举出“直喻”、“隐喻”、“类喻”、“对喻”、“诘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十种取喻方法；元陈绎曾的《文说》列举“正语”、“拗语”、

“反语”、“累语”、“联语”、“歇后语”、“答问语”、“变语”、“省语”、“助语”、“实语”、“对话”、“隐语”、“婉语”十四种造语法；明高琦的《文章一贯》列举“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设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等十四种用典方法，都是对修辞手法的直接论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古汉语修辞手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宋元明清的笔记小说^⑤，广录见闻，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神话、鬼怪、历史琐闻，考据辨证无所不收，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到修辞问题。例如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里谈到了诗歌以比兴引喻的问题^⑥，《容斋随笔》卷七、《容斋续笔》卷七、《容斋五笔》卷五，还具体品评《史记》、《汉书》遣词用字的妙处，虽然是就某一部专书的修辞问题发表的意见，但在修辞理论上也是不无建树的。另外，宋王懋的《野客丛书》卷二十批评魏晋南北朝割裂词语的风气^⑦，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九抨击蹈袭古人之恶习^⑧，都颇有见地，足以发人深省。清代的笔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陔馀丛考》、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的《蛾术编》等，有关修辞方面的论述也不少，这里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近代以来，修辞学逐渐从古代文论著作中独立出来。一些专家学者在建立独立的修辞学体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的是对古代有关修辞学的理论进行了整理和加工，如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郑奠、谭全基选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有的是对古代某些文

章修辞学的专著如《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史通》等进行诠释和研究；有的则是在研究古代文章修辞学的基础上写出了具有一定科学体系的汉语修辞学专著，如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曹冕的《修辞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古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参考书。由于有了这些修辞学专著的出现，汉语修辞学才真正由一门附属的学科变成了一门专门性的学科。

①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文”，不单指散文，也指诗词及其他文学形式。

②“修辞”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修辞只要求用语言把思想内容明白通畅、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就行了；积极的修辞则要求更高，除了明白通畅、准确无误以外，还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使语言表达得更好，具有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等各种特色。这里所说的“修辞”，则包括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

③这里所说的“小说”，与现代所说的小说不同。“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本来是指浅薄的言论。《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认为是“道听涂说者所造”的“街谈巷语”。后来，凡是丛杂的著作皆称为小说，内容相当广泛。

④《容斋三笔》卷十六：“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洪迈所说的“比兴引喻”，实际上也包含了“双关”。他举的例子有“高山种芙蓉，复经黄檗坞，未得一逢时，流离娶辛苦”、“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黄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长”、“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等，“芙蓉”、“莲”、“匹”、“丝”、“苦心”、“情”都是双关语。

⑤《野客丛书》卷二十：“洪驹文云：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幽花皆友于’，退之诗曰‘谁谓诒厥无基址’，虽韩、杜未能免俗。……仆考诸史，自东汉以来，多有此语，曰‘居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汉未之闻也。知文气自东汉以来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则哲’之类甚多，此语至入于诗中用，可见后世文气日不逮古如此。近时四六多以‘爰立’对‘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谓‘爰立’者，训‘于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

‘立’，‘瞻’即‘望’，头上安头，甚可笑也。仆又考之曹氏《命司马氏文》曰：‘违兆庶兵燹之望。’《桓懿疏》曰：‘愿陛下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魏、晋人已有此谬。”

⑤《丹铅总录》卷十九：“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余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刘勰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啾啾逐黄鸟之声，嗷嗷学鸿雁之响。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信哉其言！试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杨柳而著之别树，则不通矣。近日诗流，试举其一二。……送人展下第，而曰‘批麟书几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马射虎’。本不年迈，而曰‘白发衰迟’。未有兴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苏’。寄云南官府，而曰‘百粤伏波’。试问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

（三）古汉语修辞与现代汉语修辞

现代汉语修辞是古代汉语修辞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相异的方面。

从继承方面说，现代汉语的许多修辞表现手法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如比喻、摹状、映衬、借代、夸张等这些古代汉语常见的修辞手法，在现代汉语里也运用得很广泛。这是主要的方面，也是基本的方面。另外，同一种修辞方式，古今有着大致相同的特点。例如比喻，古代汉语中最常见、最基本的形式是明喻、暗喻和借喻。宋陈骙虽然在《文则》中把比喻划分为十类，但从性质说，只不过是明喻、暗喻和借喻在运用上的变化。现代汉语的比喻基本上与古代汉语相同。又如借代，古代汉语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旁代^①，即以事物的特征、性质、产地、作者、工具、所在、所属代替该事物；另一类是对代^②，即以部分代全体、以特殊代一般、以具体代抽象、以结果代原因等。而现代汉语的借代形式基本上也是这两大类。

从发展方面说，现代汉语淘汰了古代的某些修辞表现手

法。例如“割裂”在古代曾盛行于一时，“转类”曾在古书中得到广泛的使用，而在现代汉语中，这类修辞方式或者绝迹，或者罕见。另外，某些古今都用的修辞方式，也往往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古人在论说文中喜欢用借喻，或者直接用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现在则比较少见。再如古人喜欢以官名代人、以地名代人、以数字代事物，而这些借代方式现在却很少运用。

古今修辞方式为什么会产生差异呢？

首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古今社会情况、思想方式、风俗习惯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同、道德观念不同，因而对某些事物的表现方法也就必然不同。例如委婉表示法，古代和现代的差异就很大。现在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谦称少得多了，尊称除了某些特殊场合，也不大用。古代其他一些委婉表示法，很多都是时代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如死的称法，古代就非常复杂，非常烦琐。皇帝死了称“宫车晏驾”、“驾崩”、“升遐”等，而臣子死了只能称“捐馆舍”、“弃宾客”等。现在，这些东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遗迹了。

其次，不同时代的文风，以及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也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修辞表达方式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汉以前的文风比较朴质，修辞上比较注重语言的凝炼和简洁。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的《左传》，能用简括的语言写出纷繁复杂的事物，刻画出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内心活动，收到了“望表而知里，扞毛而辨骨”（《史通·叙事》）的效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魏晋南北朝崇尚形式主义，文人士竞相标新立异。他们一味雕章琢句，追求华美，造成

一代绮丽之文风，而修辞上的讲求大大超过了前代。到了唐宋，散文经历了复古仿古运动，反六朝之道而行之，因而文风为之大变，基本上恢复了先秦的优良传统并且加以发扬。同时，由于唐诗宋词的相继兴起，诗人词客们讲究意境的塑造、章节的照应、关键字词的锤炼以及语言的含蓄有致，在修辞表达上也具有不少新的特色。元明清由于杂剧、传奇和古白话小说的发展，文人们注意采掇民间口语和表现方法，在修辞上又别具一格。从文体方面来说，散文以叙事、记言、说理为主，比喻运用较多，省略也很常见，形成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流畅奔放等特点。辞赋讲究铺陈，因而广用夸饰；讲究气势，因而多用排比；讲究古奥，因而多采奇字，形成了富丽堂皇、铺张怪诞的特点。骈文以用典求典雅，以对偶求工整，以割裂求新奇，形成了隐晦迂曲、繁冗累赘的特点。现代汉语由于书面语与口语逐渐趋向一致，文体简化为散文、小说、诗歌、戏曲几大类，修辞表达也必然要适应新的情况，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古今词汇状况、语法形式的不同，也可能给修辞带来不同的特点。从词汇状况来说，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在语言的表达上要求精炼，而某些修辞方式正好适应了这一点。如“转类”，通过词类的活用，把需要用很多话才能说清楚的问题，只用一个字或一个词表现出来。春秋时晋灵公昏庸残暴、不行君道，《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不君”，仅把“君”字活用为动词，用“不君”两字就表达了这个复杂的意思，非常精炼、含蓄。从语法形式来说，古代汉语有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特点。古人为了强调，常常采用倒装句式，像《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厌”满

足。“何厌之有”，有什么满足），由于用了代词“之”复指提前的宾语“何厌”，因而使这句话具有了明显的语法标志。至于像《左传僖公五年》“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这句话（“虞”，春秋时国名。“桓庄”，桓庄之族，是晋国桓叔与庄伯的后代。桓叔是当时晋国国君献公的曾祖，庄伯是献公的祖父），是为了强调虞国与晋国国君的关系不可能比桓庄之族与晋国国君的关系更亲密，故而使用了倒装手法。这种倒装，没有明显的语法标志，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说它是由于修辞上的需要而临时采用的一种语言形式也是可以的。一种是语法现象，一种是修辞方式，这两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并且相辅相成、彼此渗透。语法上的倒装，作为一种语言规律来说，给修辞上的倒置提供了条件；而修辞上的倒置则丰富了语法上的倒装的内容。在上面这段论述中，我们把古汉语中的倒装分为语法现象和修辞手法，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实际情况是：古汉语中的倒装句式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语法和修辞的不同角度将它们一一区分开来。

⊙代替的事物与被代替的事物是修饰与主体的关系，即“从”与“主”的关系，“旁”与“正”的关系。以修饰部分来代替主体部分，也即是以“从”代“主”，以“旁”代“正”，故曰旁代。

⊙用彼此矛盾、对立的事物互相借代，故曰对代。

（四）古汉语修辞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古汉语修辞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现代汉语的复音词，有很多就是由于使用了修辞手法而形成的。

在各种修辞手法中，比喻对现代汉语复音词的形成影响最大。例如“城府”，原是指城市和官府。晋干宝《晋纪总论》中说司马懿“性深阻有如城府”，还只是以“城府”比喻深藏难测的心机。后来“城府”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复音词。《宋史·傅尧俞传》：“尧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设城府。”在现代汉语里，常用“城府很深”形容待人接物很有心机。又如“纲领”，本是两种东西，纲为网上的总绳，是网最关键的部分；“领”为衣领，是衣服的主要部分。古人常用“纲领”比喻事物最重要的部分。《文心雕龙·熔裁》：“熔则纲领昭畅。”这里的“纲领”是指文章的主干。在现代汉语里，“纲领”或指起指导作用的原则，如“纲领性文件”；或指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如“政治纲领”。再如“器量”，本为器物的容量。《周礼·天官·酒正》：“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齐酒”，用于祭祀的酒。“贰”，副益，增加。“不贰”，指不再往酒器里斟酒。）这里的“器量”就是用的本义。“器量”又用来比喻人的度量。汉蔡邕《郭有道碑》：“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后来又产生了“气量”，但“器量”在古书中仍很常见。在现代汉语里，“器量”与“气量”也是通用的。其他如“心腹”指最亲近最可靠的人，“风波”指纠纷或乱子，“风云”指动荡的局势，“手足”指兄弟，“骨肉”指亲人，等等，都是由比喻形成的复音词。

借代也是形成复音词的重要途径。古汉语的借代丰富多彩、品类繁多。有一部分借代由于具有“词”的特点，便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复音词。这些复音词在现代汉语里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例如古代校正圆形的工具称为“规”，校正方形

的工具称为“矩”，如《孟子·离娄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圆）。”古代铸造器物的模子称为“范”。如《论衡·物势》：“今夫陶冶者，初埴埴作器，必模范为形。”（“埴”，音shān，造陶器的模子，这里用如动词。“埴”，音zhí，黏土。“埴埴”，把黏土放到模子里。）后来古人把“规”“矩”合起来指代标准、法则，把“规”“范”合起来指代楷模、法式。“规矩”和“规范”，在现代汉语里成了一对经常使用而意义又很相近的近义词。又如“东”“西”本为方位名，物产于大地的四方，便省言“东西”来代表。这种说法在唐代就有了^①，不过最初都指产业。后来又泛指物件。其他如以“分寸”指规矩、限度，以“江山”指国家或政权，以“春秋”指年纪，以“巾幗”指妇女^②，以“口齿”指说话的本领，以“口舌”指是非，以“笔墨”指文章或文字，等等，都是由借代形成的复音词。

还有一些复音词是由典故形成的。例如“矛盾”来源于《韩非子》的寓言^③，“推敲”来源于唐代贾岛骑驴赋诗的故事^④，这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孟子·公孙丑下》中说“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龙”通“垄”。“龙断”，指突起的高地。“罔”，通网，网罗），原意是指“贱丈夫”登上集市的高地以操纵贸易。于是“垄断”就有了操纵、独占的意思，由名词变成了动词。晋代潘岳辞官后住在家里，曾作有《闲居赋》。后来，便称没有职业闲呆在家为“赋闲”。其他如“东床”指女婿^⑤，“璧谢”指退还原物^⑥，“染指”指分取非分的利益^⑦，“东道”指请客的主人^⑧，都是由典故变化来的复音词。

古代汉语修辞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还表现在词义上。很多词的今义的产生，往往与某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关。例如“大夫”在古代是官名，因为宋代医官设有官阶，分为大夫、郎、医效、祗候等^④，于是“大夫”便成了医生的代称。作为官名的“大夫”已经死亡，而作为医生的“大夫”（“大”念dài），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现代汉语中保存了下来。又如“元宵”，本来是节日的名称，指夏历正月十五日的夜晚。古人习惯在元宵节吃汤圆，于是便用“元宵”作为汤圆的代称，现在北方人单说“元宵”，就是指汤圆，如果指节日，则必须加一“节”字，说成“元宵节”，否则听的人便会产生误解。由于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导致意义的发展和演变，单音词更为常见。例如“河”与“江”本来都是专有名词，“河”指黄河，“江”指“长江”^⑤。后来，这两个专有名词被借来指一般的水流，于是“河”与“江”就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在现代汉语里，“手”可以指擅长某种技巧的人，如“拖拉机手”、“生产能手”、“选手”、“水手”等，由人体的一部分变为指代整个人体。这是运用借代的结果。“虎”可以指“勇猛”（如“虎劲”、“虎将”）、“牛”可以指“固执”（如“牛劲”、“牛脾气”），这是运用比喻的结果。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修辞对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促使一些结构松散的词组凝固下来，并且最后成为定型的复音词。例如前面提到的“纲”和“领”、“规”和“矩”、“规”和“范”等，最初只不过是一种出于某种修辞需要的、带有很大随意性的临时组合。由于经常地频繁地使用，便由松散的联合体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词”。第二，在词义发展过程中，修辞的作用是造成词义的功能性的变化，并最后把这些功能性的变化转变为历史性的演变。众所周知，词义历史性演变的主要途径是引申，但由于修辞方式的运用，很多词又具有了临时性功能，这种临时性功能虽然与词义的历史性演变有质的区别，但却很容易促成新词义的产生。例如“红”“白”最初都只是表示颜色（不一定是本义），但人们往往认为红色象征着吉利，白色象征着灾祸，于是便用“红”比喻吉祥，用“白”比喻凶险，如喜事称“红事”，丧事称“白事”；红色又象征着富贵、繁华，白色又象征着清寒、平凡，因有“红尘”“红运”、“白丁”“白身”的说法；红色又象征着革命，白色又象征着反动，因此又有“红军”、“红色政权”、“白军”、“白色恐怖”的说法。“红”与“白”的这些新含义，最初只不过是出于修辞需要而赋予它们的临时职务，后来成了“红”与“白”的新义，这样，修辞手法的运用，就把“红”与“白”的临时性功能转化成历史性的演变了。

①《文献通考·户口》引唐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

②“巾帼(guó)”是古代妇女戴的头巾和发饰，因用以指代妇女。成语有“巾帼英雄”。

③《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④据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有一次骑在驴上赋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初用“推”字，又想改为“敲”字，用两手作推敲之势，不觉冲撞了京尹韩愈。韩愈询其故，贾岛便说明了原委。韩愈思索了很久，说：“敲字佳矣。”

⑤典出《晋书·王羲之传》。故事是这样的：太尉郗鉴派门生向王导求女

婿，王导叫他到东厢遍观众子弟。门生归，对郡婆说：“王家的子弟都很好，但听到我去相女婿的消息后，都表现得很矜持，只有一人在东床袒腹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此事一样。”郡婆说：“这个人正是佳婿。”一打听，原来是王羲之，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⑤“璧谢”用“完璧归赵”的故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⑥《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鼈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鼈，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

⑦《左传僖公三十年》载，晋秦围郑，郑伯使烛之武劝说秦国退兵。烛之武对秦伯所说的话中有“若舍郑以为东道主”一语。郑在秦国的东边，故云东道主。

⑧见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

⑨见汉许慎《说文解字》及清段玉裁注。

(五)怎样学习古汉语修辞

学习古汉语修辞，首先要注意古书的注解，因为古人注解古书，有时也交代一下修辞方式。例如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修辞方面就很有特色。诗人常常用“兴”和“比”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所谓“比”，就是比喻。如果不把这种修辞手法交代清楚，读者就容易误解。所以汉人毛亨给《诗经》作的“传”（“传”也就是注解的意思），郑玄的“笺”，唐人孔颖达的“疏”，往往在《诗经》用了“兴”和“比”的地方用简单的文字加以说明。例如《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毛亨传：“兴也。覃，延也。葛所以为絺绤，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郑玄笺：“葛者，妇人之所有事也，

此因葛之性以兴焉。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叶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在这里，毛亨指出了这几句诗是用的“起兴”手法，郑玄则进一步说明在这几句诗中诗人通过“起兴”所表达的具体含义。《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毛亨传：“贯，事也。”郑玄笺：“硕，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无复食我黍，疾其税敛之多也。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孔颖达疏：“国人疾其君重敛畏人，比之硕鼠，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犹言国君国君无重敛我财。君非直重敛于我，又不修其政。我三岁以来事汝矣，曾无于我之处肯以教令恩德眷顾我也。”毛亨未就修辞手法作具体说明。郑玄通过文义的串讲暗示出这里用的是比喻手法。孔颖达则明确点出了诗人所用的修辞手法，并对比喻的含义作了解释，让人一看就明白。有时候，注释家不是直接点出修辞手法，而是说明诗人遣词造句的深意。例如《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毛亨传：“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郑玄笺：“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孔颖达疏：“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顷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满者，由此人志有所念，忧思不在于此故也。”毛亨指出“顷筐”是“易盈之器”，虽未作更多的说明，却已暗示出诗人用“不盈顷筐”的深意。郑玄和孔颖达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诗人写“不盈顷筐”的目的，在于表现采卷耳者忧思之深。由于“志有所念”，而不能集中注意力采摘卷耳，故虽为易盈之器而不能装满。有些注释除了论

释词义外，还注明典故的出处，使读者知道什么地方是用典，典故出自何处。唐代李善给《文选》作的注解，就有这个特点。有些注解还帮助读者分析和鉴赏作品。例如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岱宗”，泰山。“未了”，未断绝。“造化”，指天地。“钟”，聚集。意思是天地把神秀之气都聚于泰山。“阴阳割昏晓”，山后为阴，日光不到，所以易昏。山前为阳，日光先临，所以易晓。“割”，分。“曾”，层。“眦”，音zì，眼眶。“决眦”，指张眼瞪视。“会当”，即应当。“凌”，登上。“绝顶”指最高的山峰。）清仇兆鳌注：“此望东岳而作也。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上六实叙，下二虚摹。岱宗如何，意中遥想之词。自齐至鲁，其青未了，言岳之高远。拔地而起，神秀之所特钟。矗天而峙，昏晓于此判割。二语奇峭。”这一段分析，不仅介绍了这首诗的层次，用“色”、“势”、“景”、“情”四字点明了各个层次的主要特点，而且指出了这首诗的语言特色。

当然，仅仅依靠古书的注解来了解古汉语修辞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古人提供的有关修辞方面的材料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不能给人以完整的知识。第二，古代注释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是整个古书注疏的一部分，有关修辞的论述，往往淹没在大量的词义训释之中，不容易发现和辨别。第三，我国古代作品虽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修辞表现手法，但大多数还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宝藏”，这就需要在丰富的古代汉语语言材料中把它

们挖掘出来，并且加以整理和提高。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除了注意古书的注解以外，还应该学习一点古汉语修辞学理论^①，熟悉和掌握古汉语中常见的修辞表达方式，然后再去阅读古书，用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印证。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步，再碰到古书中常见的修辞方式，就能顺利地加以辨别了。因为每种修辞方式都有其共同的特点，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把每一种修辞方式的规律、特点摸透，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例如比喻与被比喻的两个事物之间具备相似的特点。《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以肺腑为京师相”，“肺腑”比喻心腹之人；唐白居易《长恨歌》“温泉水滑洗凝脂”，“凝脂”比喻美人洁白细腻的皮肤。“肺腑”与“心腹之人”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凝脂”与“洁白细腻的皮肤”在外形上有相似之处。因此，“相似”就是“比喻”的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对古汉语中的“比喻”就不难识别了。又如古人以“布衣”指代平民，因为古代的平民只能穿布衣，“布衣”是平民的特征；古人以“蛾眉”指代美女，因为“蛾眉”是美女的标志。“布衣”与“平民”、“蛾眉”与“美女”之间有相关之处。因此，“相关”就是借代的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对古汉语中的“借代”就不难识别了。

不同的修辞方式虽然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但由于某些修辞方式在语言表达功能方面很相近，因而它们又具有某些“共性”。学会掌握各种修辞方式的“个性”以及功能相近的几种修辞方式的“共性”，也是很必要的。例如“夸张”、“委婉”、“用典”这三种修辞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夸

张”是运用想像，“委婉”是借助暗示，“用典”是依靠影射。从语言表达的效果来看：“夸张”的效果是渲染，“委婉”的效果是含蓄，“用典”的效果是典雅，这就是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但三者 在修辞色彩上都具有婉转、迂曲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共性”。掌握了不同修辞方式的“个性”和相近的修辞方式的“共性”，就可以知道各种修辞方式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它们。

有些修辞方式在修辞色彩上可能各不相同，但在用法上却有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修辞方式的“兼格”。例如“夸张”往往借助比喻来表现，唐杜牧《阿房宫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先用“明星”比喻妆镜，“绿云”比喻头发，然后再借助这两个比喻夸张了早晨梳妆打扮的美女之多，既收到了形象生动的效果，又达到了渲染的目的。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三分割据”，指东汉末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纡筹策”，指谋略难以施展。）这里的“羽毛”就兼有“借代”和“比喻”两格。先借指飞鸟，是部分代全体；后又以飞鸟比喻诸葛亮。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御宇”，统治全国，指即位。）“倾国”本来是对女子美色的一种夸张^①，这里却是一种借代，指绝色女子。这种“兼格”现象表现了各种修辞方式在运用上的复杂情况：有分有合，彼此交错。因此，我们应该把古汉语修辞方式看成生动的、相互关联的活的语言形式，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古汉语修辞会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

学习古汉语修辞切忌“以辞害义”和“生搬硬套”。所谓“以辞害义”，是指仅仅拘泥于文辞的字面意义，而忽略古人在表现某种思想时的修辞上的特点。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讥谑》中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认为杜甫的描写是“文章之病”，犯了“以辞害义”的错误。杜甫这两句诗是一种夸张的描写，而沈括却以数学的精确来要求，岂不荒谬？“生搬硬套”更是一种有害的学习方法。我们学习古汉语修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读懂古书。当然，古汉语中那些好的修辞表现手法，也可以加以吸收，以此提高写作能力。这就是说，学习古汉语修辞除了帮助阅读古书以外，还有一个运用的问题。我们认为，学习运用，主要是借鉴其表现方法，而不是照搬词句。因为现代汉语虽然是古代汉语的继承与发展，但却有它本身的特点。现代汉语的修辞表达要适合现代的语言习惯。假使不加区别，不问情况，将古汉语修辞的词句一概搬来使用，那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①这方面的著作，本书《总论》第二节中提到的有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较易得到。另外，朱祖延的《古汉语修辞例话》也可参考。

②《汉书·外戚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后因用“倾城倾国”来夸张女子的美丽。

分 论

(一) 比 喻

古代汉语的比喻主要有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借喻实际上也是暗喻的一种，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借喻分出来单独加以讨论。

在本体和喻体之间用喻字“如”、“若”、“犹”、“似”等加以点明的，叫明喻[⊖]。例如：

①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宣公十二年》。“食”，蚀。）

②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公孙丑上》。“武丁”，殷代的君王。“朝诸侯”，使诸侯来朝。）

③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史记·魏公子列传》。“无他端”，没有别的办法。“馁”，音něi，饥饿。）

④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淮南子·主术》。“发”，指滋长、繁衍。）

⑤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李白《夜下征虏亭》。“绣颊”，涂有丹脂的女子面颊。）

以上诸例，由于使用了喻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运用比喻，

比较容易理解。

有时候，“如”“若”等字虽然不出现，但有别的词语在本体和喻体之间起关联作用。例如：

①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臯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史记·留侯世家》。“尝”，曾经。“上”，指汉高祖刘邦。“臯”，音xiāo。“臯将”，勇猛而不驯服的将领。“将”，音jiàn，率领。“无异”，没有不同。）

②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豫州”，指刘备，因刘备曾拜豫州牧。“弩”，音nǚ，古时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强弩之末”，指强弩射出的箭飞行已达末程。“缟”，音gǎo，“鲁缟”，鲁国出产的一种薄绸子。）

例①的“无异”，例②的“所谓”，实际上都起到了喻字的作用。这种形式可看成明喻的一种变体。

不用喻字的比喻叫暗喻，也叫隐喻。这种比喻没有任何标志，较难辨认。例如：

①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太息”，叹息。“嗟”，音jiē。“嗟乎”，感叹声。“鸿鹄”，天鹅。）

②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徒以”，仅仅因为。）

③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李白《古风》之十九。“纓”，系冠的带子。“冠纓”，指做官。）

④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影”，指月光在水中的倒影。）

⑤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宋苏轼《西江月》）

例①的“燕雀”，陈涉用以比喻众伙伴，“鸿鹄”比喻自己。例②的“虎”比喻廉颇和蔺相如。例③的“豺狼”比喻凶残的敌人。例④的“璧”比喻映在水里的月影。例⑤的“琼瑶”比喻月色。

有时，在喻体和本体之间，作者用“为”“是”等判断词，或用表示判断的结构，把二者等同起来，这种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暗喻。例如：

①吴为封豕长蛇。（《左传定公四年》。“封”，大。）

②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宋王观《卜算子》）

③曹公，豺虎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吴明明是国家，而说它是“封豕长蛇”；曹公明明是人，而说他是“豺虎”；把水说成“眼波”，把山说成“眉峰”。这种用判断句来表示比喻的方法，与一般的方法比较起来，显得更有力量。

先设喻，然后把喻体引进论述的主体，使得喻体和本体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这就叫借喻。在古汉语中，借喻多用于说理。例如：

①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

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左传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意思是“首”“尾”都害怕，身子不害怕的很少。后来“畏首畏尾”形成了成语，比喻作事胆小，顾虑很多。“音”，通荫。“鹿死不择音”，是说鹿面临死亡威胁时就不选择庇荫之所。“德，则其人也”，是说大国若以德待小国，小国则以人道事奉大国。“铤”音tǐng，快跑的样子。）

②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战国策·齐策》）

③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髓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厚恩，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髓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汉贾谊《治安策一》，“屠牛坦”，屠牛者名坦。“解”，音xiè。“理解”，指支节。“髓”，音kuān，组成骨盆的大骨。“髀”，音bì，大腿。“婴”，触。）

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

今天才。“蚤”，通早。“颖”，本指穗的芒尖，这里指锥子的锋。“颖脱而出”，整个锥锋都露了出来。

“非特”，不只，不仅。）

以上四例，加了着重号的，是运用借喻的部分。例①把“鹿死不择音”这个比喻运用于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论述中，比喻与说理揉和在一起，不仅使道理讲得深刻透彻，而且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例②借用“狡兔三窟”的比喻，说明孟尝君仅赢得薛地的民心还不够安全，还必须有别的安全措施。例③先以解牛为喻，指出芒刃只能用来切割牛体的一般部分，而对于髓髀，则必须使用斤斧。然后借喻说理，把“仁义厚恩”比做“芒刃”，“权势法制”比做“斤斧”，说明对于髓髀一样的诸侯王，必须用人主之斤斧——权势法制来对付。例④，毛遂借用平原君所说的比喻，说明自己的才能之所以未显露出来，是因为没有得到平原君的重用，如果能得到重用，早就“颖脱而出”了。好的借喻，往往设喻新，借用活。就以例④来说，以锥之处囊喻人之处世，以锥末立见喻才华显露，这种比喻不落窠臼，首先就给人以“奇”的感觉。在借用当中又不死板，由“其末立见”推出“颖脱而出”，虽由原比喻生发出来，却又别具新义。

从比喻的功能来看，有表形、表性、表状和说理之分。

表形就是运用比喻来描绘事物的外形特征。例如《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伯”，诗中女子对她丈夫的称呼。“之”，往，到。）“飞蓬”就是蓬草，枯后根断，遇风即四处飞散。这里比喻女子散乱的头发。《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荑”，音tí，刚生出的茅草。）“凝脂”是凝固的脂

肪，比喻女子洁白细腻的皮肤。唐柳宗元《钴姆潭西小丘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嵌”，音qīn。“嵌然”，石头耸立的样子。“累”，叠。“冲然”，前进的样子。“角列”，斜着排列。“羆”，音pí，熊的一种，色褐，善爬树和游泳。）宋苏轼《石钟山记》：“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森然”，阴森可怕的样子。）这两例的“牛马”、“熊羆”、“猛兽奇鬼”都是比喻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比喻都非常贴切，非常形象。

表性就是运用比喻来说明事物内在的本质和属性。事物的本质和属性一般比较抽象，如果用形象的事物来加以比况，就容易使人理解。例如，在鸿门宴中，樊哙用“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见《史记·项羽本纪》。“俎”，切肉的砧板。）来说明项刘两家的不同处境。“刀俎”比喻项羽，“鱼肉”比喻刘邦，把项强刘弱的本质以及刘邦的危险处境都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又如晋代裴頠见识远大，学通古今，并且知名当世。御史中丞周弼就用“武库”来比喻他^①。“武库”是武器库，也收藏各种珍宝和贵重文物^②。用“武库”喻人，就表示了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有的意思。再如唐代魏征劝唐太宗要“竭诚待下”，不能“纵情傲物”。他说：“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③春秋时的吴越两国虽然相邻，却世代相仇，用以比喻世代仇敌就非常贴切。“骨肉”古人常用来比喻亲人。魏征用这两个比喻，把事物的性质说得非常透彻。

表状就是运用比喻来说明事物的状况和行为的方式。例如，《战国策·齐策》：“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市”就是集市，“门庭若市”是指登门进谏的人很多，热闹得就像集市一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曩者灞上棘门，若儿戏耳。”（“曩”，音nǎng。“曩者”，从前。“棘门”、“灞上”，两地名，皆驻有军队。）“儿戏”比喻治军不严肃、不认真。杜甫《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与“商”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商”又名“心”。“参”居于西方，“商”居于东方，两星出没互不相见，所以杜甫用“参”“商”比喻自己与朋友的隔绝。唐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浮云”比喻生活动荡不定；“流水”比喻时间迅速消逝。《聊斋志异·促织》：“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用“寻针芥”对“侧听徐行”的行为进行描绘，非常传神。上面举的这些例子，都是抓住事物状况和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设喻，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现难以把握的“状态”和“动作”，因而就比抽象的叙述更能打动人。

运用比喻加强论证的说服力，这是古人常用的手法。古人发议论，常常避免空洞、枯燥的说教，或先论后喻，或先喻后论，或以喻代论，形式多种多样。宋苏洵《六国论》：“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厌”，满足。“弥”，更加。“判”，分，这里有清楚的意思。“颠覆”，指灭亡。“固”，本来。“宜”，应该。“然”，这样。）这是先论后喻，即先说理，然后以比喻作结。前面先讲了“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道理，后面再用“抱薪救火”的比喻加以说明，使道

理明白易懂而且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张弓”，把弦安在弓上。“抑”，把弦压低。“举”，把弦升高。“奉”，供给。“有道者”，有道德的人。）这是先喻后论，即先设一喻，把“天之道”比喻成“张弓”，再说明只有“有道者”行天之道，以有馀奉天下。由比喻引出话题，再加以理论性的发挥，意思层层进逼，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宾”，附属物。“归休乎”，等于说算了吧。“予无所用天下，”意思是天下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为”，句末语气词。“庖人”，厨师。“尸祝”，负责祭祀的官。“樽”，盛酒器。“俎”，盛肉器。）这是以喻代论。许由在这里用“庖人”喻尧，用“尸祝”自喻。尸祝不得超越自己的权限代替庖人做饭，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不能代尧治天下，无须再加一个字，意义就很明白了。

①被比喻的事物叫本体，用来作为比喻的事物叫喻体。

②《晋书·裴秀传》：“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裴）颙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③《晋书·五行志上》：“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玉葬头，孔子履，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

④见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二) 映 衬

古汉语中的映衬手法很多，但主要有烘托、对衬和反衬三种。

所谓烘托，就是把两种事物放在一起，其中有一种事物是主要的，而另一种事物则起陪衬作用。照像要有背景，绘画要用陪衬，写文章则常常离不开烘托。运用烘托，往往能更好地突出所要表现的主要事物。例如：

①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战国策·韩策》。

“牛后”，指牛屁股。）

②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荀子·劝学》。“蹞”，音kuǐ。“蹞步”，半步。）

③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韩非子·五蠹》。“寻”，八尺。“常”，十六尺。“庸人”，普通人。“释”，舍弃。“铄金”，烧得快溶化了的金子。“溢”，通镒，二十四两为一镒。“跖”，音zhí。“盗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名跖。“掇”，音duō，拾取。）

④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⑤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新唐书·李元絃传》。“判”，判决。）

⑥只恐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明高明《琵琶记》上。）

例①是苏秦在劝说韩王参加合纵以抗强秦时举的例子。“鸡”与“牛”对比，当然“牛”更重要，但如果要当“牛后”，还不如当“鸡口”。“韩”与“秦”相比，弱小的韩国好比是“鸡”，强大的秦国好比是“牛”。臣服于秦，就是当“牛后”，还不如在韩称王而当“鸡口”。苏秦主要是劝说韩王不要屈服于压力而向秦称臣，因此，对比之下，“不为牛后”是主要的，“宁为鸡口”只能算陪衬。例④与例①的结构基本相同，用“不能瓦全”表示决不苟且偷生的决心，“宁可玉碎”也只是陪衬。例②的“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意思是射一百枝箭，哪怕只有一枝射不中，也不能称为善射。在这里，“一”是重点，“百”是陪衬。“千里蹶步不至，不足谓善御”，意思是驾车准备行走一千里，哪怕只差半步未能到达目的地，也不能称为善驾车。在这里，“蹶步”是重点，“千里”是陪衬。例③是说明法家“罚重而必，使民畏之”的主张。这个对比，是为了突出“罚重”的必要，故而“铄金百溢，盗跖不掇”是作者论说的主旨之所在，而“布帛寻常，庸人不释”只起烘托作用。例⑤用“南山可移”作为陪衬，强调判案已定，不可动摇。例⑥用“上山擒虎易”为陪衬，着重强调“开口告人”的难处。

所谓对衬，就是运用性质相同或色彩相似的事物互相衬托，达到渲染的目的。元代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把许多色彩相似的事物系联在一起，成功地描绘出了凄凉、肃杀的晚秋景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这首脍炙人口的小令中，作者选择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九个在色彩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事

物，加以巧妙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动人的画面。这可算得运用映衬手法的杰作。为了渲染离别后的愁惨气氛，李白在《远别离》中写下了“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冥冥”，昏暗的样子。“啼烟”，在烟中啼，“啸雨”，在雨中啸。）“日惨惨”与“云冥冥”相互衬托，更增添了视觉的“惨”；“猩猩啼咽”与“鬼啸雨”彼此照应，更加重了听觉的“悲”。为了描绘遭贬斥后的怨恨与苦闷，唐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下了“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可以想见，一声声“不如归去”的杜鹃鸟的悲啼已足以令人销魂^①，更何况又有猿的哀鸣？以上所说的，都是同句中的并列映衬。古人还常常运用对句中性质相同或色彩相似的事物来达到衬托的目的。例如：

①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啼。（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香草名。“蕙帐”，指隐士的帷帐。“山人”，指隐士。）

②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唐王维《洛阳女儿行》）

③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澹万里凝。（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瀚海”，沙漠。“阑干”，纵横的样子。“惨澹”，阴暗凄凉的景象。“凝”，一本作程。）

例①用“夜鹤怨”与“晓猿啼”相衬，更加渲染了隐士离去后山中的悲凉气氛。例②以“画阁朱楼”与“红桃绿柳”相映衬，表现了居处的豪华，显示出“洛阳女儿”的富贵与骄奢。例③是表现边地的艰苦生活。上句是写地，浩瀚的沙漠千里冰封；下句是写天，辽阔的天空万里阴霾。天地相映，

突出了边地的阴森、严寒和荒凉。

所谓反衬，就是运用性质相反的事物的对比来强调所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三国魏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临高”，指占据着高山，居高临下。“要”，险要。“决”，冲击。）

“骇鲸”、“奔兕”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量，而“细网”和“鲁缟”却不堪一触。这种“强”与“弱”的对比，强调了军队所向披靡的威力。又如唐韩愈《调张籍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蚍蜉”，音pífū。一种大蚂蚁。）用“蚍蜉”之“小”与“大树”之“大”对比，强调了强大事物的不可动摇，也构成了对不自量力的荒唐行为的讽刺。

汉蔡琰《胡笳十八拍》：“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倏”，音shū。“倏忽”，极快。）这种对比与上两例略有不同，“白驹”突出了“快”，“隙”突出了“小”；而“快”指动作，“小”指物体。从表面上看，两者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因而也就不能算对立的事物。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它们却构成了对比：正因为隙小，才突出了白驹之快。因此，作者用“白驹过隙”来比喻人生的短促，也正是用的对比手法。以上是本句内的对比。古汉语中更常见的，是在相联句中运用性质相反的事物或反义词进行对比。例如：

①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楚辞·九章·涉江》。“鸾”，音luán。“鸾鸟”，传说中的凤凰一类的鸟。“凤皇”，即凤凰。“巢”，这里用如动词，指做巢。“坛”，庭院。）

②得地则生，失地则死。（《荀子·天论》）

③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盖”，车盖，古代车上伞状的篷子。“倾盖”，指两车相靠，车盖相交，以至倾斜。“知”，相知，了解。）

④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曹植《杂诗六首》其六。“烈士”，有智之士。“悲心”，忧国忧民之心。“媮”，同偷，苟且。）

⑤世胄躐高位，英俊沈下僚。（晋左思《咏史》其二。“世胄”，世家子弟。“躐”，音niè，登。“僚”，官职。“下僚”，指小的官职。）

⑥媼母衣锦，西施负薪。（李白《鸣皋歌送岑征君》。“媼母”，相传为黄帝的妃子，貌丑，后来便用作丑女的代称。）

以上各例，或用反义词，或用鲜明对立的两种事物来构成对比，强调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例①用“鸾鸟凤皇”与“燕雀乌鹊”的对比，揭露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实。例②用“得地”和“失地”的不同后果，说明了土地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例③，“白头如新”，是说有的人相识多年，直到头发白了，还和新结识一样；“倾盖如故”，是说有的人在路上偶然相遇而停车交谈，却好像有多年的交情。作者通过这两种情况的对比，强调了君臣之间相知的重要。例④用“烈士”与“小人”的对比，表明了诗人对碌碌无为、苟且偷安生活的坚决否定。例⑤通过“世胄”与“英俊”不同遭遇的对比，鞭撻了晋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仕途不得意的愤懑以及对高门权贵的蔑视。例⑥，美丽的西施本应该衣锦却反而

“负薪”，丑陋的“嫫母”本应该“负薪”却反而衣锦。这个浅近的事实却含有深刻的寓意：“西施负薪”就是指贤士屈居下流；“嫫母衣锦”就是指小人窃据高位。作者通过这个对比，深刻揭露了美丑颠倒、贤愚不分的社会现实。

有时候，间接的对比往往能表现更深刻的主题。所谓间接对比，是指对比的双方并不是性质相反的事物，它们的对比作用，是通过某种思想的“中介”间接地表现出来。例如：

①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唐李颀《古从军行》。“荒外”，边远之地。“蒲萄”，即葡萄。《汉书·西域传》：“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苜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宿离宫馆旁。”）

②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唐高适《燕歌行》）

例①是说每年有很多战士的白骨埋在荒外，只换得了西域的葡萄归来，真可谓得不偿失。“战骨埋荒外”点明了“失”，“蒲萄入汉家”点明了“得”，因此，这两句实际上暗含着“失”之“重”与“得”之“轻”的对比。作者通过这个对比，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例②是把战士的军前拼死与将军的帐中享乐加以对比。但是，将军的享乐并不是直叙，而是通过“美人”的“歌舞”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两句是“将士”与“美人”、“军前”与“帐下”、“半死生”与“犹歌舞”的对比，而实际上却是将士的“苦”与将军的“乐”的对比，因而显得委婉回环，饶有情趣。

①古人认为杜鹃的叫声凄厉婉转，就好像在说“不如归去”。

(三) 摹 状

描绘事物的形态与动作的修辞方式叫摹状。古代汉语的摹状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描写性摹状，二是连绵字摹状，三是叠音词摹状。

用形象的语言对事物的情态和动作加以具体的描绘，就叫描写性摹状。《史记·鲁周公世家》在记述周公重视天下之士的情况时，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说法^①。

“沐”是洗头，洗一次头竟要多次握住湿发出去见客，“哺”是咀嚼着的食物，吃一顿饭竟要多次吐出食物去与客人谈话。这虽然有点夸张的意味，但周公礼贤下士的情景却跃然纸上。《史记·滑稽列传》在写淳于髡仰天大笑时，加了“冠缨索绝”四个字。“冠缨索绝”虽与大笑本身无关，但大笑的神情却逼真地表现了出来。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对自己的贫困状况作了具体的描绘：“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环堵”，房屋的墙壁。

“萧然”，空虚寂静的样子。“短褐”，粗布短衣。“穿”，破。“结”，指缝补。“箠”，音 dōn，放食物的竹器。

“瓢”，舀水器具。）这里无一“贫”字，却把贫困之状写尽。韩愈在《争臣论》中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席不暇暖”，说墨子东奔西跑时“突不得黔”（“突”，烟囱。“黔”，黑。“突不得黔”，烟囱都来不及熏黑），把孔、墨的来去匆匆以至睡不成觉、吃不上饭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其共同特点，都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细腻的刻画，这就比粗线条的直叙更感人。因此，描写性

摹状主要在于捕捉事物的典型细节，把思想的表达寄寓于典型细节的描绘中。体现“礼贤下士”这个主旨可以有很多细节，但“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却具有典型意义。吃饭对于人的重要自不必说，至于“沐”，在古代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人无论男女，皆蓄长发，必须经常洗头。古书中关于“沐”的记载非常多，并且称休息日为“出沐日”（《汉书·霍光传》：“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通伺），称休假为“休沐”（《初学记》二十：“休假亦曰休沐”），古代帝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称“汤沐邑”（《汉书·高帝纪下》：“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汤”，热水。“汤沐邑”，意思是以私邑的税收供沐浴之用），这都证明了“沐”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单写“沐”和“饭”这两件事就决非偶然了。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描绘贫困也是抓住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说的是“住”；“短褐穿结”说的是“衣”；“箪瓢屡空”说的是“食”。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有什么比“衣”“食”“住”更重要呢？因此，细节的描绘是描写性摹状的主要特点，而典型性又是细节描绘的灵魂。

用连绵字来表现事物的情态和动作，叫做连绵字摹状。连绵字也叫连绵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双音词。它的特点是：构成双音词的单字只代表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而这两个音节在意义上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开来讲。例如“葡萄”就是连绵字。“葡”和“萄”只起表音的作用，没有意义。只有“葡”“萄”连在一起时，才有表义作用。用连绵字摹状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诗经》和《楚辞》，

由于广泛运用连绵字来摹状，因而具有色彩鲜明和声韵铿锵的独特风格。见于《诗经》的如：“窈窕(yǎo tiǎo)”，美好的样子（《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参差(cān cī)”，长短不齐（《周南·关雎》“参差荇菜”）；“踟蹰”，走来走去（《邶风·静女》“搔首踟蹰”）；“栗烈”，寒冷（《豳风·七月》“二之日栗烈”）。见于《楚辞》的如：“颯颯(kǎn hàn)”，因饥饿而面黄肌瘦的样子（《离骚》“长颯颯亦何伤”）；“侘傺(chàchì)”，不得志的样子（《离骚》“侘傺兮余侘傺兮”。“侘”，音tūn，忧愁的样子。“傺”，忧愁的样子）；“缤纷”，盛多的样子（《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容与”，徘徊不进的样子（《哀郢》“楫齐扬以容与兮”）；“憔悴”，瘦弱而面色不好（《渔父》“颜色憔悴”）。

除了《诗经》和《楚辞》以外，其他文学作品在运用连绵字方面，也往往有独到之处。例如：

①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岑参《逢入京使》）

②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北征》。
“移时”，一会儿工夫。“朱铅”，胭脂和铅粉。）

③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杜甫《彭衙行》。
“众雏”，这里指孩子们。“沾”，受益，沾光，这里指吃。“盘飧”，指饭菜。）

④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唐刘方平《夜月》）

⑤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宋欧阳修《祭石曼卿文》。“轩昂”，形容精神饱满，气度不凡。“兀”，

音wū。“突兀”，高的样子。)

⑥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聊斋志异·促织》)

“龙钟”是淋漓的样子；“狼藉”是散乱的样子；“烂漫”是天真自然的样子；“阑干”是纵横的样子；“磊落”形容心地正大光明；“峥嵘”形容才德超越寻常；“胡卢”是笑的样子。这些描绘情态的诗句，由于运用了连绵字，便增加了不少的情趣。

由于连绵字的两个音节只起表音的作用，因此，表示同一意义的连绵字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例如，“踟蹰”又作“踟躅”、“踟躇”；“憔悴”又作“焦瘁”、“顛頽”。《诗经·陈风·月出》里有“舒窈纠兮”、“舒忧受兮”、“舒夭绍兮”三句，“窈纠”、“忧受”、“夭绍”就是同一连绵字的三种不同写法，都是形容女子柔美多姿、体态轻盈的样子。宋朱熹在《诗集传》中解“窈纠”为“窈，幽远也。纠，愁结也”；解“忧受”为“忧思也”；解“夭绍”为“纠紧之意”。将三者强生分别，又以牵强附会之说加以阐发，显然不对。特别是将“窈纠”拆开来分别解为“幽远”和“愁结”更是错误的。

用迭音词来表现事物的情态和动作，叫做叠音词摹状。在叠音词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连绵字^①。为了论述的方便，将叠音词单列一类来讨论。叠音词具有声韵优美的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很强的节奏感。因此，叠音词摹状，成了古代诗歌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诗经》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往往以运用叠音词见长。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少壮的样子。“灼

灼”，音zhuó zhuó，花盛的样子。）“夭夭”“灼灼”表现了色红似火的桃花的鲜艳与动人。《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道路。“迈”，行走。“行迈”，在道路上行走。“靡靡”，缓慢的样子。“摇摇”，心神不定的样子。）“靡靡”“摇摇”表现了一个内心充满悲愁的他乡客子的迷离彷徨。《卫风·氓》：“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晏晏”，温和的样子。“旦旦”，诚恳的样子。）“晏晏”“旦旦”表现了负心的“氓”在追求爱人时的虚情假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轻柔的样子。“思”，语气词。“雨雪”，下雪，“雨”字用如动词。“霏霏”，雪花纷飞的样子。）“依依”“霏霏”形容了杨柳的轻柔和雪花的纷飞，更是富于情趣。

后代的文学作品在运用迭音词方面，不仅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而且有不少创新。有些文学作品叠音词用得很多，由于安排适当，具有韵味深长、节奏鲜明的特点。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遥远的样子。“皎皎”，光明的样子。“河汉女”，指织女星。“擢”，摆动。“札札”，机织声。“盈盈”，水清浅的样子。“脉脉”，当作眇眇，相视的样子。）全诗只十句，共用了六对叠音词（其中“札札”是拟声词，属于下一节讨论的范围）。《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郁郁”，茂盛的样子。“盈盈”，姿态美好的样子。“娥娥”，娇美的样子。）

接连六句都用叠音词。更典型的是，《荀子·儒效》有一段文字，共有十二句，前十句都以叠音词开头，有“井井”（平易和善有条不紊的样子）、“严严”（威严庄重的样子）、“分分”（应作“介介”，坚固的样子）、“𦏧𦏧”（yān yān，安静的样子）、“乐乐”（犹“落落”，石块坚固的样子）、“炤炤”（同“照照”，明见的样子）、“脩脩”（应作“条条”，运行的样子）、“绥绥”（安泰的样子）、“熙熙”（和乐的样子）、“隐隐”（忧戚的样子）等。这说明，古人对于叠音词有特别的爱好。有时候，古人还把很多叠音词并列在一起使用，也很具特色。例如《荀子·非十二子》：“吾语学者之鬼容：其冠𦏧，其纓禁绥，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𦏧𦏧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鬼容”，怪异之容。“𦏧”应作“俛”，同俯。“冠𦏧”，指帽子戴得太低。“纓”，系冠的带子。“禁”，通“紵”，腰带。“绥”，松弛。“简连”，同“连蹇”，傲慢的样子。“填填”，满足的样子。“狄”，通“趯”。“狄狄”，跳跃的样子。“莫莫”，沉默不言的样子。“𦏧𦏧”，同“规规”，处处注目的样子。“瞿瞿”，东张西望的样子。“尽尽”，消沉沮丧的样子。“盱盱”，音xūxū，睁目直视的样子）。连用七对叠音词，把不守礼法的学者的怪样子，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又如汉枚乘《七发》：“颺颺印印，裾裾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颺颺”，音yóngyóng。“印印”，音áng áng。“颺颺印印”，波浪高起的样子。“裾裾”，音jū jū。“裾裾彊彊”，波浪汹涌澎湃的样子。“莘莘将将”，波涛相击的样子。“壁垒”，军营。“重坚”，重叠而坚固。“沓杂”，

众多盛大的样子。)连用六对叠音词，描绘了汹涌奔腾的江涛的各种姿态。再如宋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将息”，有调养、休息的意思。)连用七对叠音词，表现了百无聊奈、悲感寡欢的心情。还有一些摹状叠音词，是与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连在一起的。如“光荡荡”(《史记·滑稽列传》)、“醉兀兀”(白居易《对酒》)、“冷清清”(元乔孟符《扬州梦》)、“乱纷纷”(元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文侔侔”(元关汉卿《谢天香》)、“白雪雪”(元睢景臣《高祖还乡》)等。这种摹状形式接近口语，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除了元曲等文学作品外，古代汉语中不多见，但在现代汉语中则颇为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连绵字和叠音词是古代活的语言的纪录，它的意义与字形并无联系，而与字音有直接关系，因此，怎样理解它们，就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些连绵字和复音词的意义，不仅今人不甚了然，而且古人也未说清楚。古人在解释这些词时，一般都用“貌”字来加以说明。例如《诗经·王风·君子阳阳》有“君子阳阳”“君子陶陶”，朱熹解“阳阳”为“得志之貌”，解“陶陶”为“和乐之貌”。至于“得志之貌”和“和乐之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那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我们对这类摹状词，重要的在于把握它们的不同色彩和不同韵味，以及它们在表情摹状方面的不同作用，不必太拘泥于对具体含义的推求。另外，因为连绵字、叠音词的意义与字形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们的意义比较灵活，往往一个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例如“龙钟”，在“双袖龙钟泪不干”(岑参《逢入京使》)里是“淋漓的

样子”，在“龙钟似老翁”（唐李端《赠薛戴》）里指“行动不灵活”，而在“莫问龙钟恶官职”（白居易《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漕上》）里又是“潦倒的样子”。“窈窕”在“窈窕淑女”（《诗经·周南·关雎》）里是“美好的样子”，在“出则窈窕作态”（《后汉书·列女传》）里有“妖冶”的意思，含有贬义，而在“窈窕丹青户牖空”（杜甫《古柏行》）里又是“深远的样子”。“烂漫”在“众雏烂漫睡”（杜甫《彭衙行》）里是“天真自然的样子”，在“烂漫晓云归”（唐陈子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友》）里指“色彩鲜明”，而在“烂漫丽靡”（汉张衡《思玄赋》）里又有“散乱”的意思。以上说的是连绵字。叠音词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漠漠”，在“漠漠水田飞白鹭”（王维《积雨辋川庄作》）里是“广布的样子”，在“秋天漠漠向昏黑”（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是“灰蒙蒙的样子”，而在“听漠漠而以为啾啾”（《荀子·解蔽》）里又是“寂静无声”的意思。“离离”在“彼黍离离”（《诗经·王风·黍离》）中是“累累下垂的样子”，在“劳苦之事业之中，则僂僂然，离离然”（《荀子·非十二子》）中是“懒散的样子”，而在“曾哀凄歔，心离离兮”（《楚辞·九叹·思古》）中又是“忧伤的样子”。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有时候甚至要借助词典和旧注才能解决问题。

⊙有些叠音词的单字与整个叠音词所表示的意思完全不同，如“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诗经·卫风·氓》）里的“晏晏”、“旦旦”，“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里的“依依”等。这些叠音词，在性质上与连绵字一样，可归入连绵字一类。有些叠音词的意义与单字的意义完全一样，如

“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里的“摇摇”，“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的“迢迢”、“皎皎”等，则不能归入连绵字。有些语法书把前者称为“叠字”，把后者称“叠词”。

（四）拟 声

运用摹声词来表现事物的声音，叫做拟声。古汉语中的摹声词主要由感叹词、连绵字和叠音词组成。

古人常常用感叹词来表示感叹、惊诧等各种声音。例如：

①叱嗟！而母，婢也！（《战国策·赵策》。“而”，你的。）

②恶，是何言也！（《孟子·公孙丑上》）

③嘻！圣人！请祝圣人！（《庄子·天地》）

④呜呼哀哉，尼父！（《礼记·檀弓上》。“尼父”，指孔子。）

⑤吁！君何见之晚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⑥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史记·刺客列传》）

⑦噫吁噫！危乎高哉！（李白《蜀道难》）

“叱嗟”是大声斥责声，“恶”、“嘻”、“吁”、“噫吁噫”是惊诧声，“呜呼”、“嗟乎”是感叹声。这些都是运用摹声词来表现人的某种感情，因此也可以称为“表情拟声”。有时是通过连绵字和叠音词，在拟声的同时也表现某种情态。例如，《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欲废太子，臣期

期不奉诏”，表现周昌的耿直和敢于谏诤。“期期”两字非常逼真地描绘出口吃者盛怒而又语塞的情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囁耳语”（“咕囁”，音chè niè，耳语的声音），“咕囁”两字生动表现了唧唧咕咕耳语的情态。《古诗十九首》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驱车上东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里两次用了“萧萧”，摹拟的是郊野墓间的风声，表现的却是游子的悲愁。唐司空图《障车文》“二女则牙牙学语”、金元好问《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予诗数首以此诗为赠》“牙牙娇女总堪夸”，用“牙牙”状婴儿学说之声，同时也写出了婴儿天真烂漫的娇态。

古人在摹拟事物的声音时，有时只要求近似，不要求逼真，我们可以把这种拟声方法叫做“近似拟声”。例如，表现兽类的叫声有：“呦呦”为鹿鸣声（《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萧萧”为马鸣声（《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噉噉”为猿叫声（陈子昂《晚次乐乡县》“噉噉夜猿鸣”）。表现鸟类的叫声有“交交”（《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啾啾”（《诗经·小雅·出车》“仓庚啾啾”）、“嚶嚶”（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好鸟相鸣，嚶嚶成韵”）等。表现音乐声有“呕哑”（唐杜牧《阿房宫赋》“管弦呕哑”）。表现读书声有“喃喃”（唐寒山子《寒山诗》之十六“树下读喃喃”）。近似拟声的特点是：对各种事物的声音进行粗略的揣摩，根据声音的强弱高低以及不同色调，用适当的摹声词表现出来。正因为是“粗略的揣摩”，就谈不上准确。或者由于作者的习惯不同、爱好不同，或者由于具体语言环境的要求不

同，或者由于摹声时所取的角度不同，有时可以用几个摹声词表现同一事物的声音。例如，同是车行的声音，有的用“轹轹”（《诗经·王风·大车》“大车轹轹”），有的用“邻邻”（《诗经·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的用“辘辘”（杜牧《阿房宫赋》“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同是伐木声，有的用“丁丁（zhēng zhēng）”（《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有的用“坎坎”（《诗经·卫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同是鼓声，《诗经·小雅·采芑》既用“渊渊”（伐鼓渊渊），又用“阒阒”（振旅阒阒）。也可以用一个摹声词表现几种事物的声音。例如，“萧萧”可以是马鸣声（《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杜甫《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也可以是落叶声（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啾啾”可以是仓庚叫声（《诗经·小雅·出车》“仓庚啾啾”）；也可以是鸡叫声（《诗经·郑风·风雨》“鸡鸣啾啾”）；还可以是鼓钟声（《诗经·小雅·鼓钟》“鼓钟啾啾”）。“肃肃”可以是振羽声（《诗经·唐风·鸛羽》“肃肃鸛羽”）；也可以是风声（《乐府诗集·有所思》“秋风肃肃晨风颺”）。“唧唧”可以是叹息声（《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也可以是雀鸣声（王维《青雀歌》“唧唧空仓复若何”）；又可以是虫鸣声（欧阳修《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呕哑”可以是音乐声（杜牧《阿房宫赋》“管弦呕哑”）；可以是小儿说话声（白居易《念金盞子》诗之一“呕哑初学语”）；也可以是舟车声（唐李咸用《江行》“征棹复呕哑”，唐曹鄴《四怨》“手推呕哑声”）；还可以是鸟鸣声（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之二“空山

百鸟停呕哑”)。

直接摹仿各种事物的声音，可以叫做“直接拟声”。例如“呱呱”为婴儿啼哭声，《尚书·益稷》：“启呱呱而泣。”（“启”，禹的儿子。）“啧啧”为赞叹声，旧题汉玄伶《赵飞燕外传》：“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叹赏之啧啧。”“喳喳”为喜鹊叫声，金董解元《西厢记》：“隔窗野鹊儿喳喳地叫。”“哑哑”为乌鸦叫声，《淮南子·原道》：“故夫乌之哑哑。”“叮当”为佩玉相击声，宋许月卿《梦中作》：“玉佩遽叮当。”“冬冬”为叩门声，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怅然感怀因以此寄》：“叩门声冬冬。”这类摹声词的特点是：一般比较接近真实，给人以逼真的感觉，具有现代汉语象声词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的摹声方法就是古代汉语“直接拟声”的继承和发展。

（五）借 代

借用一事物来代表另一与之相关的事物，这种修辞方式叫做借代。古代汉语的借代方式很多，下面只选择古书中常见的十一种加以介绍。

（1）以事物的特征相代。这一类情况很复杂，主要指用事物的特征、标志、状态或属性来代表该事物。例如：

①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战国策·赵策》。“息”，儿子。“不肖”，不贤，不才。“衰”，衰老。“窃”，私下。“怜”，爱。“得”，有可能。“没死”，冒死。“闻”，使闻，即禀告的意

思。)

②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身”，亲身。“被”，通披。“宜”，应该。)

③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④夫寒之于衣，不待轻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汉晁错《论贵粟疏》。“煖”，同暖。)

⑤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枚乘《七发》。“伐性”，摧残性命。)

⑥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汉曹操《对酒》)

⑦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表》。“受命”，接受任务和命令。“夙”，早。“不效”，没有成效。)

⑧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聆”，听。“岖嵚”，音qūqīn，山险峻的样子。)

⑨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陈子昂《感遇》其四。“藜”，音lí。“藿”，音huò。“藜”“藿”都是野菜。“缅纵横”，把尸骨纵横抛散在外。)

⑩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斯人”，这个人。)

⑪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宋柳永《定风波》。“是事”，等于说事事。“可可”，有不

在意的意思。)

⑫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擣粳輭饥肠。(苏轼《浣溪沙》。“杖藜”，拄着藜茎做的手杖。“捋青”，摘新麦。“擣粳”，碎麦炒的乾粮。“輭”，同软。)

⑬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江城子》。“擎”，举。)

上面举的十三个例子，大致可分为四类。例②的“坚”指铠甲，“锐”指武器；例④的“轻煖”指又轻又暖的衣服，“甘旨”指味美可口的食物。以上是以事物的属性相代。例①的“黑衣”指卫士，因为当时的王宫卫士都穿黑色衣服；例③的“布衣”指平民，因为布衣为平民所服[⊖]；例⑨的“肉食”指达官贵人，“藜藿”指贫苦百姓，因为达官贵人可以吃肉，而贫苦百姓常以野菜充饥；例⑩的“冠”是帽子，“盖”本是车盖，即车上用以挡雨遮阳的圆伞，这里指车。“冠”和“盖”都是达官贵人所服用的，因而用以指达官贵人。以上是以事物的标志相代。例⑤的“皓齿”和“蛾眉”都指美人；例⑥的“斑白”和例⑫的“垂白”都指老人。以上是以事物的特征相代。例⑧的“岖嵚”指高山；例⑪的“绿”指树叶，“红”指花；例⑬的“黄”指黄狗，“苍”指苍鹰。以上是以事物的性状相代。

(2) 以人代事物。被借代的事物，一般是某人之所属、所做，或与某人有密切关系、或为某人所擅长。例如：

①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楚辞·哀郢》。“凌”，乘。“忽”，快速的样子。“薄”，停止。)

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

（南朝梁沈约《谢灵运传论》。“元康”，晋惠帝年号。“潘”，潘岳。“陆”，陆机、陆云。“律”，指诗文声律。“班”，班固。“贾”，贾谊。“体”，指诗文的体裁。“曹”，曹植。“王”，王粲。）

③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李白《送友人入蜀》）

④上规姚姒，浑浑无涯。（韩愈《进学解》。“规”，摹拟。“浑浑”，深博的样子，）

⑤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古人认为萱草可忘忧，故又名忘忧草。）

⑥解鞍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苏轼《西江月》。“敲”，音qī，斜。“敲枕”，斜着枕。）

例①的“阳侯”相传是古代陵阳国的诸侯，溺水而死，成为波神，这里用以代表波浪。例②的“潘陆”、“班马”、“曹王”，都指他们的作品。例③“蚕丛”，本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祖先^①，这里借指蜀地。例④的“姚姒”本指虞舜、夏禹，因为虞舜姓姚，夏禹姓姒。这里的姚姒指虞夏时代的文学作品。例⑤的“杜康”指酒，相传杜康是古代造酒的人。例⑥“杜宇”本是古代蜀帝的名字，相传他的魂魄化为杜鹃鸟^②，因而用“杜宇”指代杜鹃鸟。

（3）以地名代人。古人喜欢用做官之地作为人的代称。有时也用居住地或出生地称人。例如：

①闻荆扬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三国魏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君”，指孙权。）

②足下昔称吾于颍川。（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

书》。“称”，称赞。）

③平原不在，正见清河。（《世说新语·自新》）

④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王维《老将行》。“疏勒”，地名。《后汉书·耿恭传》载，耿恭屯疏勒城旁有涧水，引兵据之，匈奴断绝涧水。恭穿井不得水，向井再拜，水泉奔出。“使酒”，发酒疯。）

⑤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白居易《与元九书》）

⑥豫州今欲何至？（《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⑦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文史通义·文理》。“工”，擅长，这里有过分讲究的意思。“文”，指文彩，词句。“道”，道理、学说。）

例①的“交州”指东吴的交州刺史孙辅，因暗中与曹操勾结，被孙权幽禁。例②的“颍川”指山嵛，因山嵛曾做过颍川太守；例④的“颍川”则指汉代的灌夫，他的家乡在颍川郡。《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他“横于颍川”。例③的“平原”指陆机，因陆机曾做过平原内史；“清河”指陆云，因陆云曾做过清河内史。例⑤的“苏州”指韦应物，因韦曾做过苏州刺史。例⑥的“豫州”指刘备，因刘备曾被封为豫州牧。例⑦的“伊川”指宋代的理学家程颐，因程颐居住的地方临近伊川。

（4）以官名代人。以姓氏加官名来指人，这在古书中非常普遍。有时古人不加姓氏，单以官指人，这就需要加以辨别。因为同一官职可能先后有很多人担任过，稍有疏忽，就容易张冠李戴。下面举一些仅以官名指人的例子：

①明主不晓，以为仆沮_二贰_一师，而为李陵遊说，遂下于理。（司马迁《报任安书》。“沮”，毁坏。“理”，大理，亦即廷尉，九卿之一，掌诉讼刑狱之事。）

②忠非三闾，智非晁错。（《后汉书·郑孔荀列传》）

③阮仲容、步兵居道南。（《世说新语·任诞》）

④曹公之屠邲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世说新语·惑溺》。“甄”，指甄妃，原为袁熙妻，后为曹丕所纳。“将”，这里有领的意思。）

⑤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南朝梁萧统《文选序》。“难”，音 nàn，辩驳。“发八难”，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想封六国之后，张良连发八难加以阻止。“吐六奇”，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曾六出奇计，屡次帮助刘邦摆脱困境。）

⑥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八。“帝子”，指永王李璘。）

⑦吾人咏歌，独惭康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例①的“贰师”指李广利，他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例②的“三闾”指屈原，因屈原曾当过三闾大夫，掌管王室昭、屈、景三族事务。例③的“步兵”指阮籍，因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例④的“五官中郎”指曹丕，曹丕曾被封为五官中郎将。例⑤的“留侯”指张良，因张良曾被封为留侯；“曲逆”指陈平，因陈平曾被封为曲逆侯。例⑥的“龙骧”指西晋龙骧将军王浚。咸丰五年，他率领水军从成都出发，取道三

峽伐吳。例⑦的“康樂”指謝靈運。謝靈運是東晉名將謝玄的孫子，他早年世襲了祖父的爵位康樂公。

(5) 以原料代成品。例如：

①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五歲。“是”，代詞，指“二十五年”。“待”，等待。“子”，您。）

②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漢李陵《答蘇武書》。“徒”，空。）

③龍爪狀奇鼠須銳，冰箋白晳越人惠。（唐皎然《陳氏童子草書歌》。“冰箋”，雪白的紙。）

④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黃庭堅《念奴嬌》。“噴”，噴發，這裡指吹。“霜”，寒。）

⑤遂放浪麴蘖，恣情山水。（明袁宏道《徐文長傳》）

例①的“木”指棺材。例②的“鐵”指兵器。例③的“鼠須”指用老鼠胡須做成的毛筆。例④的“竹”指笛，因為笛

④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李白《古风》其一。“删述”，相传孔子曾删定《诗经》。）

⑤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唐代民歌《神鸡童谣》。“期”，期望，要求。“舆”，车。）

⑥万里辞家事鼓鼙，金陵驿路楚云西。（唐刘长卿《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

⑦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韩愈《杂说四》。“策”，马鞭。）

⑧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⑨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宋王安石《桂枝香》。“棹”，船桨。“矗”，音 chù，竖立。）

例②的“绝足”指跑得最快的马。“足”这里指代马。例③和例④虽言“秋”言“春”，只是四季中的一季，实则指年。例⑤的“金距”，本为戴在雄鸡足上的金属爪子，这里指鸡。例⑥的“鼓鼙”本为军队用的鼓，这里指军队。例⑧的“鳞”指鱼。例⑨的“帆”和“棹”，都是船的一部分，这里用以指船。以上都是以部分代全体。例①的“人”，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特指出使秦国的人。例⑦的“马”不是指所有的“马”，而是特指千里马。以上是以全体代部分。

（7）以具体代抽象、以抽象代具体。例如：

①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楚辞·九章·抽思》。“彭咸”，传说为殷大夫，事迹无可考。）

②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汉贾谊《治安策一》。“鼎盛”，正当兴盛。）

③方今天下赖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汉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方”，正，当。“亡”，通无。）

④陛下践祚以来，懃心众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后汉书·郎顛传》。“祚”，音zuò，通阼，帝位。“践祚”，指即位。“懃”，通勤，尽力不懈。）

⑤夫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应分土，藩屏上国。（《后汉书·陈蕃传》。“分土”，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宿是某国或某州的分野；也可反过来说某国某州是某星宿的分野。）

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唐王勃《滕王阁序》。“邺”，是曹魏兴起之地。“朱华”，指荷花。曹植《公讌诗》有“朱华冒绿池”的诗句，因而作者用“邺水朱华”泛指曹植的作品。“临川”，指谢灵运，因谢灵运曾做临川内史。）

⑦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杜甫《义鹘行》。“鹘”，音hú，又名隼，一种凶猛的大鸟。）

⑧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唐柳宗元《捕蛇者说》）

⑨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白居易《琵琶行》）

⑩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资治通鉴·建安十三年》）

例②的“春秋”和例⑧的“齿”都指年龄。例③的“金革”本指兵器和甲冑，这里指战争。这是双重的借代，“金”与“革”是制造兵器和甲冑的原料，因此由“金革”指代甲冑是原料代成品，由“甲冑”指代战争是具体代抽象。例⑥的“笔”指文章。例⑦的“肝”指思想感情。例⑨的“管弦”本指管乐器和弦乐器，这里指音乐。以上都是以具体代抽象。例①的“三五”指三王五霸。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武；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例④的“三九”指三公九卿。汉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例⑤的“四七”指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这二十八个星宿分别组成“四象”，每一“象”有七个星宿，故曰“四七”^⑨。例⑩的“残”和“秽”都是指坏人。以上是以抽象代具体。其中尤以数字代替具体事物在古书中最为常见，而且所代的具体内容又往往随文而异，这是值得注意的。

(8) 以特殊代一般。例如：

①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晁错《论贵粟疏》）

②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唐王昌龄《塞下曲》）

③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振”，抖落。“茹”，吃。）

④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唐蒋防《霍小玉传》）

⑤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韩翃《寒食》）

例①的“文采”本为有鲜艳花色的丝织品，这里泛指华美的衣服。“梁”本为上等米，“梁肉”泛指最好的食物。例②的“紫骝”本为骏马名，这里泛指骏马。例③的“藜藿”本为野菜汤，这里泛指不好的食品。例④的“秦晋”本为春秋时期的秦国和晋国，这两国世代结为婚姻，故这里用以泛指婚姻。例⑤的“五侯”本指东汉时的新丰侯单超、武原侯徐璜、武阳侯具瑗、上蔡侯左瑁、汝阳侯唐衡。这五个人都是桓帝时的宦官，因诛梁冀及其亲党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这里“五侯”泛指宦官。

(9) 专名代通名。例如：

①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北周庾信《春赋》)

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之一)

③虽有贲育，无所获施。(苏轼《留侯论》)

④见飞琼伴侣，霓裳缥缈。(宋向子諲《水龙吟》)

⑤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宋辛弃疾《水龙吟》)

⑥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宋史达祖《绮罗春》。“妩”，好看。)

例①的“绿珠”是晋朝石崇的歌妓；“文君”即卓文君，汉司马相如的妻子。这里“绿珠”“文君”都指美女。例②的“楼兰”为汉时西域国名，与匈奴勾结，屡杀汉使。后来，傅子介用计杀其王。“楼兰”在这里泛指敌人。例③的“贲育”为孟贲和夏育，都是传说中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力士，这

里泛指勇士。例④的“飞琼”，即许飞琼，是仙人西王母的侍女，这里指美女。“霓裳”是“霓裳羽衣曲”的简称，由印度传入中国，为唐时著名舞曲，这里泛指音乐。例⑤的“吴钩”是吴国的兵器名，“钩”，形状似剑而弯曲。相传吴王阖闾命令国中作金钩。有人贪图吴王重赏，杀掉自己的两个儿子，以血涂抹，铸成二钩，献给吴王，是为吴钩。这里泛指刀剑兵器。例⑥的“谢娘”是唐时的著名歌妓，这里泛指歌女。

(10) 以古代今。古人由于种种原因（或有所忌讳，或为了典雅，或出于喜好），常常用古人古事古地来指代今人今事今地。这里所谓的“今”，不是指现在，而是指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唐人诗歌中喜欢写汉代的人和事，实际上并不指汉代，而是指本朝。例如：

①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嫫姚。（唐王维《塞上作》。“勒马”，指马络头，有嚼口的叫勒，没有的叫羈。）

②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燕歌行》）

③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

④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内”，指宫内。）

⑤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倾国”，指绝色的女子。“御宇”，指即位当皇帝。）

例①的“霍嫫姚”是汉代的大将霍去病，武帝时为嫫姚校

尉，后人称为霍嫖姚。这里借指崔希逸。例①和例②的“汉家”都指唐朝；例②的“汉将”指唐将。例③的“武皇”（汉武帝）和例⑤的“汉皇”都指唐玄宗。例④的“卫霍”是西汉武帝时的贵戚卫青、霍去病。这里借指唐玄宗时的杨国忠兄弟姐妹。这种以古喻今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既是借代又是用典。从“稽古”的角度来说，它是用典，但由于典故所包含的古人古事直接取代了今人今事，因此又可以它是借代。

(11)以结果代原因。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借代方式，它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更加形象。下面举一些例子：

①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②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洛神赋》。“婀娜”，音ēnuó，美丽。）

③履影吊心，酸鼻痛骨。（南朝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履”，践踏。“吊”，慰问。“履影吊心”，形容极端孤独。）

④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⑤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毬子往来。”上为之启齿。”（《唐国史补》中）

⑥主者口呿舌拮，终不敢诘。（清方苞《狱中杂记》。“呿”，音qū，张口的样子。“拮”，翘起。）

例①的“切齿”指痛恨，因“切齿”是痛恨的结果；“寒心”指害怕，因“寒心”是害怕的结果。例②，因被美色所倾倒

而“忘餐”，倾倒是原因，“忘餐”是结果。例③，因悲伤而“酸鼻”，悲伤是原因，“酸鼻”是结果。例④，因悲愁而“敛眉”，又因欢笑而“破涕”，悲愁、欢笑是原因，“敛眉”、“破涕”是结果。例⑤的“启齿”指笑，人笑必露齿，因而“笑”是原因，“启齿”是结果。例⑥的“口呿舌拮”表示惊骇，因而惊骇是原因，“口呿舌拮”是结果。

运用不同的借代方式可以收到不同的修辞效果。例如把又轻又暖的好衣服说成“轻暖”，把美丽的女子说成“皓齿蛾眉”，由于突出了事物某一部分引人注目的特征，可以使人们借助直觉而加深印象，因而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其他像以具体代抽象、以部分代全体、以特殊代一般、以结果代原因等借代方式，都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至于像以人代事物、以抽象代具体、以全体代部分等借代方式，则通过抽象化、简略化而使语言更加精炼。例如用“潘陆”指代潘岳、陆机的作品，以“三五”指代三王五霸，不仅可以适应某些句式的特殊需要，而且也可以节省很多笔墨。有些借代方式则反映了古人的爱好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风习，如以地名代人、以官名代人、以古代今等。只要我们了解了不同类型的借代方式的主要特征及修辞作用，那末，大致掌握古代汉语中形形色色的借代方式是不会太困难的。

③据说上古没官职的人只能穿布衣服（实际上是一种粗劣的麻织品），只有到老年，才能穿丝绸衣服。《盐铁论·散不足》：“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④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鱼凫”和“蚕丛”一样，都是古蜀国的祖先。

⑤《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汉扬雄《蜀王本纪》谓杜宇为蜀王，号曰望帝。《十三州志》说杜宇是战国时人，当时七国称王而杜宇独称帝于蜀。后派鳖

冷凿巫山治水，有功。杜宇自以为德薄，于是把帝位禅让给鳖冷，自己隐遁而去，化而为杜鹃。

④四象二十八星宿的名称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六）割 裂

所谓割裂，就是把完整的词语分割开来，以达到某种修辞目的。实际上割裂也是一种借代，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借代罢了。下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看看割裂到底是怎么回事。《尚书·君陈》里有“惟孝友于兄弟”的说法，意思是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必定对兄弟友爱。后来人们便从《君陈》的这句话里截取“友于”二字来表示后一部分的“兄弟”。《晋书·文六王传》：“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坐”，因。“尔”，你。“殆”，这里有几乎的意思。“曾”，乃。）这里的“友于”就是“兄弟”的意思。因为它是从“惟孝友于兄弟”这句完整的话里分割出来的，所以称为“割裂”；因为它又指代本句内的“兄弟”，所以又可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借代；又因为“兄弟”的意思隐藏在“友于”里，所以又可把这种修辞方式称为“藏词”。

割裂的形式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1）连字割裂：即摘取某一词语的前半或后半相连两字来表示另一半的意思。截取词语后半相连两字表示前半意思的，叫做“藏头”；截取词语前半相连两字表示后半意思的，叫做“藏后”。例如：

①来仪之鸟，肉角之兽。（汉扬雄《剧秦美新》）

②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三国志·崔琰传》。
“哲人”，明达而有才智的人。“俄”，不久。）

③材收佛宫余，工有子来助。（黄庭坚《次韵吴可权题余干县白云亭》）

④顾惟无似之姿，谬此惟良之寄。（宋文同《湖州提转先状》。“无似”，犹言不肖，即不贤、不才的意思，谦词。“谬”，错误，荒谬。“寄”，寄托。“谬此惟良之寄”，意即以“惟良”托付给我是错误的。）

⑤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清史稿·世宗本纪》。“文景”，汉文帝汉景帝。“笃”，深厚。）

⑥岂非多食侧生，动摇其左车乎？（清厉荃《事物异名录·果蔬》引黄庭坚《题贵妃齿痛图》。“左车”，左边的牙床骨。《左传僖公五年》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说法，“辅”指面颊，“车”指牙床骨。）

例①的“来仪”指凤凰，这是截取《尚书·益稷》“凤凰来仪”的后两字。例②的“色斯”有离去的意思。《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色”，脸色。“斯”，就。“举”，指飞去，离去。）原意是：山鸡看见孔子的脸色不善就飞去了，盘旋一阵后又都停在一处。后来便摘取“色斯”两字表示“举”，因此“色斯”就有了离去的意思。例③的“子来”指庶民，这是摘取《诗经·大雅·灵台》“庶民子来”（“子来”，像子女关心父母的事，不召自来）的后两字。例④的“惟良”指执法者。因为《尚书·吕刑》有“惟良折狱”（“良”，指善良之人。“折”，判

断。“狱”，诉讼)的说法，故而后人摘取“惟良”指法官。例⑤的“孔怀”指兄弟，这是摘取《诗经·小雅·常棣》“兄弟孔怀”（“孔”，很，非常。“怀”，思念）的后两字。例⑥的“侧生”指荔枝。左思《蜀都赋》：“旁挺龙目，侧生荔枝。”本指荔枝生于旁枝，后来便以“侧生”指荔枝。例①的“来仪”、例③的“子来”、例⑤的“孔怀”，由于隐含了词语前半的意思，就叫“藏头”；例②的“色斯”、例④的“惟良”、例⑥的“侧生”，由于隐含了词语后半的意思，就叫“歇后”。

(2) 隔字割裂：即任意抽取语词中的字，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表示这个语词的意思或与这个语词有关的意义。例如：

①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晋潘岳《西征赋》。“刘”，指刘邦。“后”，君主。）

②君非从流，臣进逆耳。（萧统《文选序》。“逆耳”，指忠言。《孔子家语·六本》：“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后人摘取“逆耳”表示忠言，也是一种割裂表示法。）

③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韩愈《符读书城南》。“尔”，你。）

例①的“来苏”是抽取《尚书·仲虺之诰》“后来其苏”（“后”，君主。“苏”，指获得新生）的二、四两字，表示民众从痛苦中获得重生。例②的“从流”是抽取《左传成公八年》“从善如流”（形容很快接受别人意见，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首尾两字来表示整句的意思。例③的“居诸”是抽取《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居”、

“诸”都是语气词)的二四两字来表示“日”“月”两字的意思，因此“居诸”在这里指时光。这种“割裂”形式很自由，表示的意思也比较活，值得我们注意。

(3)隔句割裂：即在对句或复句中，摘取一句中的词语来表示另一句中某一部分词语的意思。例如：

①臣愿陛下发扬乾刚，援引贤能，勤求机衡之寄，以获断金之利。（《后汉书·郎顛传》。“乾”，《周易》八卦的首卦，象天，象君，象阳。“乾刚”，指天子的权威。“机衡”，北斗七星中的第三星和第五星，比喻政权的枢要机关。“机衡之寄”，指可寄托以重任的贤臣。）

②诋讟盈朝，萋斐成市。（柳宗元《代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诋讟”，诋毁诽谤。“盈朝”，充满了朝廷。）

③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史臣曰》。“称制”，皇帝之言，一曰制书，一曰诏书，因称行使皇帝权力为“称制”。“武氏称制”，弘道元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去世，太子李显即位，武则天就在这一天宣布“临朝称制”。载初九月，武后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轸”，音zhěn，车。“接轸”，车辆相衔接而行，这里比喻众多。“靡不”，莫不。“扼腕”，手握其腕，表示激怒或惋惜。）

④你这个名世之数都不肯出，真正大材小用了。（《官场现形记》十七）

例①的“断金”有同心协力的意思。《周易·系辞上》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说法，后人于是摘取下句里的“断金”表示上句里的“同心”。例②的“萋斐”指谗言，《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萋”、“斐”，文彩相错杂。“贝锦”、即锦绣。“谮”，音zèn，诬陷。）后人用上句里的“萋斐”隐含下句的“谮人”。例③的“家索”指牝鸡司晨，含有女人当权的意思。《尚书·牧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索”，尽。）原文的意思是：如果母鸡报晓，家产就要荡尽。“莫不痛心于家索”，就是莫不痛心于女人当政的意思。例④的“名世”指五百之数。为什么“名世”有五百的意思呢？原来《孟子·公孙丑下》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名世”，闻名于当世）这样的话，后人使用下句的“名世”表示上句的“五百”。

割裂还有其他的形式。有的甚至比上述三种要复杂得多。例如《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后人就摘取“怙”指代父，摘取“恃”指代母。《聊斋志异·云栖》：“此王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暂寄此耳。”这里的“怙恃”就是指父母。

由于任意分割，随便组合，东拼西凑，断章取义，这就严重地损害了语言的纯洁和完整。因此，割裂这种形式不能算做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实际上是古代汉语发展中的一种不健康倾向，是不足为法的。当然，我们了解了这种修辞方式的特点，对于阅读古书，特别是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书还是有好处的。

(七) 省 略

省略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古人为了使文章精炼，常常要进行裁剪，删繁去冗，保存精华，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较多的内容。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关于郑庄公与其母在隧道中相会的记载，就是一段详略得当、剪裁适宜的好文字。作者没有描写挖掘隧道及庄公母子怎样进入隧道的具体过程，而是在写了庄公接受颖考叔的建议后，径直转入了隧道中相会的细节描绘：“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洩洩”，音 yìyì，和“融融”的意思差不多，都是形容快乐的样子。）显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沓。这是叙事的省略。

古汉语中有时也省略句子成分，最常见是省略主语。例如：

①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见灵辄饿，问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 ）舍其半。（ ）问之，（ ）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左传宣公二年》。“宣子”，赵盾，晋国正卿。“田”，打猎，后来写作畋。“舍”，住一宿。“翳桑”，地名。“灵辄”，人名。“食之”，给他东西吃。“舍”，留下。“宦”，指当贵族的仆隶。“遗”，音 wèi，给。）

②晋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 ）请致师，（ ）弗许；（ ）请使，（ ）许之。（ ）遂

往，请战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求公族”，求为公族大夫。“致师”，指向楚军挑战。“请使”，指请求作为使臣到楚军中去。“请战”，请求楚军与晋军交战。）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主语换了多次，但仍可不出现。例①的“见灵辄饿”、“食之”、“问之”的主语是宣子；“舍其半”以及两个“曰”的主语是灵辄。例②的“请致师”、“请使”的主语是魏錡；“弗许”、“许之”的主语是晋国主帅；“遂往，请战而还”的主语又换了“魏錡”。省略主语可以使语言简洁干净，是古人讲求修辞的直接结果。而主语的省略如此普遍，也与古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一般不充当主语有关^①，这个问题属于语法范畴，我们就不详谈了。

宾语也可以省略，特别是某些介词的宾语常常可以不出现。省略宾语的介词以“以”、“为”、“与”为最常见。

先谈谈“以”字宾语的省略：

①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左传宣公二年》。“敢”，表示谦敬的副词。“烦”，麻烦。

“执事”，办事人员，这里实际上指对方君主。）

②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左传宣公二年》“大史”，即太史。）

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例①的“以”承上省略了宾语“亡郑”。“敢以烦执事”，意为“敢以亡郑之事麻烦您”。例②“以”的宾语是太史写的“赵盾弑其君”这句话，因前面已有交待，这里便不再出现。例③，第一个“以”省略的宾语是“老吾老”的态度，

第二个“以”省略的宾语是“幼吾幼”的态度，都可以说是承上的省略。

再谈谈“为”字宾语的省略：

①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将军。（《战国策·赵策》。“胜”，赵国平原君的名。“介绍”，介绍。）

②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庄子·养生主》。“族”，指牛体筋骨交错处。“怵然”，害怕的样子。）

③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辞》）

例①的“为”后省略了指鲁仲连的第二人称代词。例②的“为戒”是“为之戒”的省略，“为止”是“为之止”的省略，“为迟”是“为之迟”的省略。这三个“之”都指“至于族”这种情况。例③的“为”后省略了宾语“木兰”。

最后谈谈“与”字宾语的省略：

①鸟兽不可与同居。（《论语·微子》）

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战国策·齐策》）

③竖子不足与谋。（《史记·项羽本纪》）

例①的“与”后省略了宾语“之”，指“鸟兽”。例②例③也是省略了宾语“之”，分别指“客”“竖子”。

“以”“为”“与”这些介词所省略的宾语，往往是上文出现过的事物，有的与介词省略的宾语相近，有的则与介词省略的宾语相等，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有时候，介词“于”也常常省略。例如：

①韩厥执紼（于）马前。（《左传·成公二年》）

“繫”，絆馬索。）

②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于）道中。（《战国策·齐策》。“未至百里”，还差百里未到。）

③孙臆以此名显（于）天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④天子射（于）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汉书·李广苏建传》。“上林”，即上林苑，秦汉苑名。苑中养禽兽，供皇帝打猎。）

上面讲的这些省略形式，因与句子结构有关，所以很多语法专著中也把它们作为语法问题来讨论，这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古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为“之”和“其”，“之”只能作宾语，“其”只能作定语。中古以后，“其”渐渐能作主语，但“之”一直不能作主语。

（八）节 缩

节缩与省略有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省略是省“词”，节缩是省“字”；省略主要是为了使语言表达精炼，节缩主要是为了使句式或节奏整齐。当然，有些节缩反映了当时的习惯写法或者某个作者的喜好，那就又当别论了。

节缩在古汉语中多用于姓名。一种情况是复姓节缩后只用其中的一个字来表示。例如：

①世祖旌贤，建葛亮之胤。（《晋书·王浚传》。
“旌”，表彰。）

②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刘知几《史通·杂

说上》)

③冉求与颜渊，卞和与马迁。(白居易《咏怀》)

④慵于嵇叔夜，渴似马相如。(白居易《酬令狐留守尚书见赠十韵》。“慵”，疏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常有消渴疾”，消渴疾即糖尿病，渴饮是其症状之一，故曰渴。)

⑤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韩愈《读东方朔杂事》)

例①的“葛亮”即诸葛亮。例②的“马卿”与例④的“马相如”都指汉代的司马相如，他的字叫长卿。例③的“马迁”即司马迁。例⑤的“方朔”即汉代的东方朔。“诸葛”、“司马”、“东方”都是复姓，现在只用“葛”、“马”、“方”来表示。

第二种情况是，省去姓名中间的一个字。例如：

①东国有鲁连先生，其人在此，胜请为介绍而见之于将军。(《战国策·赵策》)

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舍书”，放下书。“省”，反省。)

③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凌云”，这里代表司马相如的赋。“流水”，这里代表伯牙奏的乐曲。)

④君看齐鼎中，焦烂者鄙其。(白居易《答四皓庙》)

例①的“鲁连”是齐国鲁仲连的省称。《战国策·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一文中，共提到鲁仲连十五次，其中称

“鲁仲连”七次，称“仲连”一次，称“鲁连”共七次。这说明，对鲁仲连这个人物，或用全称，或用省称，是很随便的。例②的“介推”是春秋时晋国的介之推的省称；“申胥”是春秋时楚国申包胥的省称。例③的“杨意”即汉代的杨得意，司马相如依靠他的推荐才得以做官。“钟期”即楚国的钟子期，他善于欣赏琴音，伯牙曾为他奏“高山”“流水”之曲。例④的“酈其”，即汉代的酈食其。

第三种情况是，省去姓名的后一字。例如：

①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失明”，失掉视力。“厥”，句首语气词。）

②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嵇康《琴赋》。“蔡氏”，指汉蔡邕。李善谓五曲指《游春》《淶水》《坐愁》《秋思》《幽居》。）

③见知囑徐孺，赏句类陶渊。（唐孟郊《寄陕府邓给事》）

例①的“左丘”即指春秋鲁国的左丘明。例②的“王昭”即指汉代的王昭君。例③的“陶渊”即指晋代的陶渊明。

有时候，是把两种紧密相关的事物紧缩在一起。例如：

①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文心雕龙·时序》。“买臣”，汉代的朱买臣，贫贱时以砍柴为生，后拜会稽太守。“相如”，汉司马相如，曾在临邛开酒店，令卓文君当垆，自己“涤器于市中”，后被汉武帝召至长安拜中郎将。“寿王”，汉人，复姓吾丘，“寿王”是其名，汉武帝时为光禄大夫。“严”，严安；“终”，终军；都是汉人。“枚

皋”，汉人，善诙笑，类俳倡。“匱”，缺乏。）

②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陶渊明《咏荆轲》。

“报”，报仇。“嬴”，指秦国，因秦国君主姓嬴。）

例①的“史迁”，“史”是“太史公”之省，“迁”是“司马迁”之省。因为司马迁是太史令，人称太史公。作者把两者紧缩为“史迁”来指称司马迁。例②的“燕丹”，“燕”指燕太子，“丹”是太子的名。因此，“燕太子丹”简称“燕丹”，也是一种紧缩形式。

节缩用得好，可以使语言简洁，形式整齐。但由于某些古代作家一味滥用，实际上变成了对语言的割裂。如“马卿”、“方朔”、“葛亮”之类，不仅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且也损害了语言的完整与纯洁，也是不足取的。

（九）夸 张

古代汉语里的夸张，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描绘性的夸张，二是烘托性的夸张，三是逻辑性的夸张。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首先谈谈描绘性的夸张。这种夸张的特点是：直接对事物的数量和性状进行夸大或缩小的描绘。例如：

①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

“擗”，音pǐ。“顿擗”，倒塌崩裂。）

②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南朝宋鲍照《代放歌行》。“珪”，音guī，瑞玉，上圆下方，古代封官则赐珪。“草莱”，本为荒草，这里指长满荒草的田野。）

③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地名，唐时属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库车县之东。“川”，指旧河床。）

④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李白《横江词六首》之一）。“瓦官阁”，高三十五丈，在瓦官寺，曾有僧以瓦棺葬于此，故名。）

⑤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聊斋志异·促织》。“连城”，价值连城的意思。“璧”，圆形的玉。“拱璧”，需要用两手拱抱的璧。“啻”，音chì。“不啻”，不止。）

例①的“荆棘上参天”，强调杂草丛生的荒凉景象。例③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例④的“一风三日吹倒山”，都是夸张风势的猛烈。例⑤的“连城拱璧”是极言蟋蟀的珍贵。以上各例是夸大。例②是缩小，用“一言”“片善”夸张得官之易。这种直接夸张事物数量和性状的表现方法，一方面要运用丰富的想象，另一方面也要以基本事实为依据。也就是说，描绘性的夸张必须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垣墙皆顿擗”，才产生了“荆棘上参天”的联想，因而也就成功地夸张了惨遭董卓焚烧以后的洛阳的残破景象；正因风势极大，才会给人“满地石乱走”，大风“吹倒山”的感觉，因而也就成功地夸张了边塞的荒凉和横江风波的险恶；正因为蟋蟀来之不易，才会有“连城拱璧不啻”的感觉，因而也就成功地夸张了成名全家得到蟋蟀后的狂喜心情。

再谈谈烘托性的夸张。这种夸张的特点是：描写出一些现象，刻画出一些意境，把夸张的含义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表现出来。例如：

①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而封侯。（扬雄《解嘲》。“说”，游说。“七十说而不遇”，传说孔子游说了七十多个国君，但没有遇上一个明君。“立谈而封侯”，战国时的虞卿曾游说赵孝成王，只谈了两次，孝成王就让他做了赵国的上卿。）

②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向”，往昔，从前。“所欣”，指使人快乐的景物。“俯”，同俯。“俯仰之间”，极言时间的短促。）

③王郎袁术虽自诈伪，皆根浅基微，祸不旋踵。（《晋书·慕容廆载记》。“踵”，脚后跟。“旋踵”，转动脚后跟。）

④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李白《将进酒》）

⑤鼎铛玉石，金块珠砾。（杜牧《阿房宫赋》。“铛”，音chēng，锅一类的东西。“块”，土块。“砾”，音lì，碎石。这是说把鼎当作铛，把玉当作石，把金当作土块，把珠宝当作碎石。）

⑥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纶”，音guān。“纶巾”，用青丝帛做成的头巾。“羽扇纶巾”是儒将的打扮。“檣”，船上的桅杆。“櫓”，大桨。）

这里没有数量的夸大，没有性状的铺张，但却给人以夸张的

感觉。因游说而“封侯”、“向之所欣”变为“陈迹”、因“根浅基微”而生“祸”、“青丝”变为“白发”、因战火而“檣櫓灰飞烟灭”，都是正常现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在“立谈”、“俯仰之间”、“不旋踵”、“朝”“暮”、“谈笑间”这些特定的条件下，都构成了夸张。例⑤把“鼎”与“铛”、“玉”与“石”、“金”与“块”、“珠”与“砾”联系在一起，也构成了夸张。如果去掉了这种联系，就谈不上什么夸张了。

再谈谈逻辑性的夸张。所谓逻辑性的夸张，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之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从而达到夸张的目的。例如《孟子·梁惠王上》中说齐宣王用“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行为去求“大欲”，是“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找鱼）。从逻辑上说，“缘木”与“求鱼”这两件事根本不能联系在一起。孟子把这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十分生动地说明了齐宣王穷兵黩武行为的荒谬。《荀子·劝学》用“以指测河，以戈舂黍”讽刺那种只知从《诗》《书》的字句间去求学问的行为，也是很形象的夸张。用手指去测量河水的深浅，用锋利的戈去舂黍，当然是徒劳无功的行为。逻辑性的夸张最常见的表现方法则是超越事实地夸大行为的结果或后果。例如：

①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贾谊《过秦论》。“亡”，逃跑，这里指逃跑的军队。“北”，溃败，这里指溃败的军队。“伏尸”，倒下的尸体。“橹”，大盾牌。）

②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唐王勃《滕王阁序》。“籁”，箫。“纤歌”，声音柔细的

歌。“凝”，指歌声慢慢拉长。“遏”，停止。）

③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暗鸣”、“叱咤”，都是发怒时的吼叫声。）

④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李白《江上吟》）

⑤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武皇”，汉武帝，这里指唐玄宗。）

⑥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唐许浑《汴河亭》）

例①是夸张杀人之多，被杀者的血竟能将橈漂浮起来。例②是夸张箫声和歌声的优美动听，竟能使大地生风、白云停留。例③夸张军威的盛大，军士们的怒吼声竟能使山岳崩塌、风云变色。例④是夸张文笔的威力，竟能使五岳动摇。例⑤夸张边亭战士伤亡之多，流出的血竟然汇成了海水。例⑥夸张鼓声之大，竟然使天上的云为之凝结、星辰为之震动。上面举的这些例子，作者借助丰富的想像和新奇的构思，对某种现象加以夸大的形容，从而达到了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动作行为本身进行强调的目的。动作行为与由动作行为所产生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可以说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些被写成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的现象，通过这些动作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正因为这种不合情理的关系，才表现了夸张的力量。

古汉语中的夸张，常常是通过比喻来表现的。运用比喻来表现夸张，可以使夸张本身具有更形象、更生动的特点，能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例如：

①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汉李陵《答苏武书》）

②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北风行》。“轩辕台”，遗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乔山上。）

③取之难梯天，失之易反掌。（杜牧《感怀诗一首》。“梯”，用如动词。“梯天”，登天。“反掌”，把手掌翻过来。）

④疏河似剪纸，决壅如裂帛。（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决壅”，指开凿疏通河流的壅塞）。

例①以“云”“雨”为喻极言猛将谋臣的众多。例②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夸张了北国的寒冷。例③用“梯天”形容“难”，用“反掌”形容“易”，都十分生动。例④用“剪纸”和“裂帛”夸张描绘大禹根治洪水、重新安排河山的情况，也非常贴切而形象。

有时候，作者不是用一个比喻，而是把几个比喻组合起来表示夸张。例如：

①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三国志·王粲传》。“总”，汇集。“总皇威”，指皇威汇集于一身。“骧”，本谓马首昂举，这里指上举。“龙骧”，比喻气概威武。）

②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南朝陈丘迟《与陈伯之书》。“飞幕”，动荡的帐幕。）

例①用“鼓洪炉”和“燎毛发”两个比喻极言成事之易，例②用“鱼游沸鼎”、“燕巢飞幕”极言处境之危急，既深刻又形象，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修辞上的夸张不同于说大话。它必须以事物的基本特征为依据，必须以作者的真情实感为基础，并且以加强表现力为目的。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为了表现某一哲学思想，常常说一些荒诞不稽的大话。例如《庄子·逍遥游》中写了一条名叫鲲的鱼，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又引《齐谐》的话，说鹏要迁到南冥去，“水击三千里”，而且乘着旋风上升“九万里”。又如《庄子·外物》讲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说任公子用大钩粗绳，以五十头牛的肉为钓饵，蹲在会稽，投竿东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钓得了一条大鱼。结果，从浙江以东到广西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一顿鱼肉。这些大话，如果离开了“小大之辩”的哲学命题，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能与修辞上的夸张相提并论。

（十）委 婉

说话拐弯抹角、隐晦曲折，这种修辞表达方式叫委婉。古汉语中的委婉表示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谦虚，二是忌讳，三是客气，四是外交辞令。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1）关于“谦虚”。古人在对话或书信中使用了大量的“谦词”。除了用于谦称（如“小人”、“仆”、“走”、“奴”、“愚”等）以外，还有大量的谦词是关于品德才能和职事方面的。关于品德才能方面的如：

①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政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汉杨惲《报孙会宗书》。“孔氏”，指孔子。“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盍各言”

尔志。”意思是：何不各人谈谈你们的志向？“敢”，表示谦敬的副词，这里有“冒昧”的意思。“陈”，陈述。“唯”，句首语气词，表示希望。）

②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江淹《诣建平王上书》。“窃”，私下，谦词。“伎”，通技。）

③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韩愈《欧阳生哀辞》。“建中”、“贞元”，都是唐德宗的年号。）

④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韩愈《答李翊书》。“抑”，转折连词，有“不过”、“可是”的意思。“且”，还是，或。）

⑤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假令”，假使。“已”，指病痊愈。）

例①的“愚”指自己的意见。例②的“鸣盗”，指“鸡鸣狗盗”，这是用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①。“三五”，李善注引《抱朴子·军术》：“大将军……常就三居五，五为死，三为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三五”指星象、望气、占卜之术。

“鸡鸣之术”、“三五之伎”，都泛指微不足道的技艺，加“浅”“余”和“贱”“末”，就显得更谦虚了。例③，韩愈在建中贞元年间到江南避难，这里却说“就食”，等于现在说“混饭吃”。例④的“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是谦言自己没有什么学问。《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仞”，八尺为仞，一说七尺为仞。“官”，这里指房舍。“富”，

雄伟。)韩愈是说，自己虽有志学习孔子之道，但还未入“门”，所以下面说“焉足以知是且非”。例⑤是说，假如身体好起来，也不过再活上三十年。这三十年中，自己只能做一个人世间的匆匆过客，不会有什么作为。

关于职事方面的谦词很多。下面举几例以见一斑：

①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战国策·赵策》。“息”，儿子。“不肖”，不贤，不才。“怜”，也是爱的意思。“黑衣”，卫士的代称。）

②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杨惲《报孙会宗书》。“群僚”，指与自己同在朝廷做官的同僚们。“朝廷之遗忘”，指皇帝有所遗忘的事。）

③昔侍左右，厕坐众贤。（三国魏吴质《答魏太子笺》）

④且臣忝窃虽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等宰辅之高位也。（晋羊祜《让开府表》。“宠”，高位。

“文武之极宠”，文武官员中最高的官位。“等”，等同。“宰辅”，宰相。）

⑤况臣荷宠三世，位厕鼎司。（晋刘琨《劝进表》。“鼎司”，指司空的官位。）

⑥猥辱大命，显授符虎。（陆机《谢平原内史表》。“符虎”，即符。古代皇帝任命官员时所授予的凭证，用金、玉、铜、竹、木等制成，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伪。）

例①的“补……之数”就是“补充……数目”，古代汉语中

又说成“充数”、“备数”、“备员”、“备位”等，意思都差不多。例②的“陪辅”，意思是协助别的官员来辅佐，也就是说在辅佐朝廷方面只是个配脚。“窃位”，即用不正当手段取得官位。“素餐”，即居官未能尽职，等于白吃饭。例③的“厕”有夹杂的意思。“厕坐众贤”，夹杂在众贤中坐着，即滥竽充数。例④的“忝”即羞辱，意谓因力不胜任而感到羞愧。“窃”即窃位。例⑤“位厕”，是说夹杂在别人中间担任官职。例⑥的“猥(wǎi)”即辱。“猥辱大命”，意思是给我官职有辱于皇帝的旨命。

(2) 关于“忌讳”。所谓忌讳，是指对某些事不能或不愿直说，而用隐晦曲折的方法来表现。为尊者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中，东吴的孙权、周瑜，先用火攻，烧掉了曹操的战船，然后联合刘备乘胜追击，水陆并进，大破曹军。但阮瑀在《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中却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离”，通罹，遭受。）为了回避赤壁的惨痛失败，不惜用“烧船自还”这种可笑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象。这封信虽然是以曹操的名义写的，但因为它出自阮瑀手笔，所以也表现了阮瑀为尊者讳的态度。又如曹植受到曹丕父子的压制和迫害，一再被贬爵徙封，一生很不得志。他屡次上疏，要求得到重用，都未能如愿。但他在《求自试表》中却不敢对皇帝有半点触犯，只是把自己的不被重用，说成是“终无伯乐韩国之举”（“伯乐”，春秋秦穆公时人，以善相马著称。“韩国”，本文前面说“卢狗悲号，韩国知其才”，意思是，在卢狗悲鸣的时候，只有韩国人了解它的本领。相传“卢狗”又名韩子卢，

是一种十分勇猛的猎犬)，意思是，尽管自己有匡世济民的大志，但却没有伯乐韩国人那样的贤者把他举荐给朝廷。

关于“忌讳”，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例如古人讳言上厕所，往往说成“更衣”^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古人讳言钱，有时说成“阿堵”^②。宋陆游《岁暮贫甚戏书》：“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皇帝遭难或逃亡在外，要说“蒙尘”。杜甫《北征》：“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至尊”，指皇帝。）所谓“蒙尘”，意思是在外蒙受灰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讳言死，于是关于死便有各种各样的委婉表示法。例如：

①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战国策·燕策》。“会”，正赶上。“弃群臣”，抛弃群臣而去。）

②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赵策》。“托”，寄托身躯。）

③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史记·高祖本纪》。“都”，建都。“关中”，这里指长安。）

④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唃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唃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如意之属。（《史记·樊唃列传》。“病甚”，病得很厉害。“党”，偏袒。“晏”，晚。“宫车晏驾”，上朝时皇帝乘坐的宫车晚出，意味着皇帝死了。）

⑤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以晓左右。（司马迁《报任安书》。“卒”，音 cū，通猝。“卒然”，突然。“终已”，终于。“懣”，烦闷。“晓”，告知。“左右”，不直称对方，而称对方左右

的人，以表示尊敬。）

⑥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_{弃世}。（曹植《求自试表》。“窃”，私自。“先帝”，指魏文帝曹丕。“威王”，指任城王曹彰，死后谥曰“威”。“弃世”，抛弃了人世。）

⑦自相国_{捐馆}，他人假居。（白居易《养竹记》。“假居”，暂借来居住。）

⑧春秋六十有八，_{弃堂帐}于相州之安阳。（唐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神道碑》。“春秋”，年龄。“有”，通又。）

例①的“弃群臣”、例②的“山陵崩”、例③的“万岁后”、例④的“宫车晏驾”、例⑤的“崩”，指帝后的死。其他各种称法，可用于大臣及一般的人。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即使是死的称法，也有尊卑之分。至于说到自己的死，则一般用“填沟壑”（《战国策·赵策》“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及”，趁着。“托”，托付），也有说“虫出”的（《史记·田叔列传》“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微”，假如没有。“虫出”，意谓死后无法安葬以致尸体腐烂生出尸虫），这就在忌讳之外，又含有自谦的成分了。关于死还有不少别的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3）关于“客气”。或者出于尊重，或者碍于情面，有些话不便直说，古人也往往用委婉的方式来表示。例如：

①寡君闻吾子_{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吾子”，等于说您，尊称。“步师”，行军。“出”，这里有经过的意思。）

②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下》。
“造朝”，到朝廷去。）

③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史记·高祖本纪》。“息女”，亲生女儿。“季”，汉高祖刘邦的字。）

④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史记·淮阴侯列传》。“诚”，如果。“令”，假使。“禽”，擒。）

⑤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史记·刺客列传》。“避席”，离开坐席，表示尊敬对方。）

⑥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汉书·霍光传》。“谢”，道歉。“行”，行为。“驽”，马劣，这里指无能。“长”，永远。“左右”，左右侍候的人，这里实际上指说话的对方。）

⑦以臣今地，不可以进明矣。且违命已久，臣之罪又积矣！归骸私门，以待刑书。（晋庾亮《让中书令表》。“今地”，现在的处境。“进”，指迁升。“违命”，指违背皇帝让他当中书令的旨命。）

⑧于是其众皆环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两举手曰：“不敢复有意大国。”（韩愈《故金紫光禄大夫……董公行状》。“序”，按次第排列。）

例①的“从者”表面上指将帅的左右，实际上指将帅本人，表示不敢直称其人，而以其从者称之。古汉语中类似的称法

还有“执事”、“左右”等。例②的“采薪之忧”是生病的客气说法，意谓自己卧病在床，有不能出门采伐柴薪的忧虑。例③的“箕帚妾”，意为拿着箕畚和扫帚打扫卫生的婢女，这是吕公把女儿许嫁给刘邦的客套话。例④的“侍”是侍奉的意思。韩信不说广武君被俘，反而说自己得以陪伴侍奉他，以表示对广武君的仰慕与尊重。例⑤，燕太子丹把田光请来，想让他出谋划策，帮助自己实现向秦国报仇的愿望，但又不好直说，只得用“愿先生留意”这样的话来暗示。例⑥是霍光把废帝昌邑王从皇宫送回昌邑王邸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讲得很委婉，很客气，但又很有分寸，很合原则。“臣等弩怯，不能杀身报德”，意思是“我们实在太无能太怯懦了，不能以死来报答你的恩德”。看来很谦虚，实际上表现了对昌邑王的鄙弃，言外之意是：“你的被废是自己招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好对你不起了。”“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言外之意是：“废掉你，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仇怨，而是为了国家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意思是：“愿你自爱，不要自暴自弃，我从此不愿再见到你了。”这里的“左右”，是以昌邑王左右的人指称他本人，是一种尊称。例⑦，庾亮上表要辞掉中书令的官职，却说“归骸私门，以待刑书”。“归骸”，等于说“乞骸骨”，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辞职，常称“乞骸骨”，意思是使自己的骸骨得以归葬故乡。“乞骸私门”就是请求辞职回家。“刑书”，指有关刑罚的公文，“以待刑书”，就是待罪。例⑧的“不敢复有意于大国”，意思就是“不敢再进犯你们唐朝了”。把“进犯”说成“有意”，当然就客气多了。

(4)关于“外交辞令”。古汉语中有许多外交辞令具有刚柔相济、不卑不亢的特点，既有理有节，又不失分寸，实在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文字。下面举两个例子：

①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鞬，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飨”，设宴款待。“羽毛齿革”：指鸟羽、兽毛、象牙、牛皮等物。“以君之灵”，等于说托您的福。“辟”，避。“舍”，三十里为一舍。“获命”，指得到谅解，“弭”，音mǐ，弓。“属”，带着。“鞬”，音gāo，盛箭之器。“鞬”，音jiān，盛弓之器。）

②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使视”，派人察看。“客馆”，招待来宾的住所。

“束载”，指捆束行装。“厉”，磨。“兵”，兵器。“秣马”，喂马。“辞”，要求秦军离开郑国。“淹久”，久留。“唯是”，因此。“脯”，干肉。“资”，通粢，粮食。“饩”，已宰杀的牲畜的肉。“牵”，牛羊猪等活物。“闲敝邑”，让敝邑得到闲暇。）

例①，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以前，曾长期流亡于国外。后来逃

到楚国，楚君给以热情的接待。当楚君问重耳“何以报我”时，重耳却作了出乎楚君意料之外的回答。重耳说的这段话，大意是：“如果托您的福，我得以返回晋国，当晋楚两国在中原打仗相遇时，我将退兵三舍避开你。如果得不到您的谅解，那末我只好拿起武器跟您交战了。”晋文公的话说得既有礼貌又不丧失原则，楚君虽然不满，但也拿他没有办法。例②，皇武子对秦军将领说的这段话，大意是：“贵国军队久留我国^①，粮食牲畜都被你们吃光了。因为你们将要离开郑国回秦，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圃一样，请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以供路上的食用，让我们缓一口气，怎么样？”秦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皇武子既要撵走秦国的军队，却又不肯得罪秦军，所以他的话说得十分巧妙，既下了逐客令，又揭露了秦军里应外合、偷袭郑国的阴谋。

①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曾被秦王扣留，在紧急关头，一个门客装狗潜入库房，将孟尝君已经献给了秦王的珍贵狐皮袍偷了出来，转献给秦王宠妃，才获得释放。到了函谷关，又靠一个门客学鸡叫，骗开了城门，逃回齐国。

②“更衣”就是换衣。古代于休息之处设有厕所，入厕便托言更衣。《论衡·四讳》：“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所谓“更衣之室”就是厕所。

③“阿堵”原意是“这个”。据《世说新语·规箴》载，晋朝的王衍从来不说“钱”字，他的妻子想试试他，便令婢女用钱绕床。王衍早上起床，被钱挡着，下不了床。王衍把婢女叫来，说：“举却阿堵物。”所谓“阿堵物”，意思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阿堵”指钱的来源。

④鲁僖公三十年，秦晋共同围郑，郑国派烛之武说服秦君，秦国不但不攻打郑国，反而派杞子、逢孙、杨孙率领一支军队留在郑国帮助戍守。

(十一)用 典

在古代汉语中，不仅骈文辞赋充满了典故，而且诗词散文也用了不少。因此，学习古代汉语就有必要了解古人用典的情况。古书中的典故变化很多，情况复杂，归纳起来，大致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借用、化用等六种，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1)明用：所谓明用，就是用典故的字面意思；亦即把典故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加以扩大，变为泛指。例如：

①帐饮东都，送客金谷。（江淹《别赋》。“帐饮”，在郊外设置帷帐，摆宴饯行。）

②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庾信《哀江南赋序》）

③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白居易《长恨歌》。“玉楼”，泛指美丽的楼阁。“醉和春”，酒醉与春色相和。这是用酒醉与春色衬托杨妃的娇媚。）

④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李清照《醉花阴》。“把酒”，端着酒。“暗香”，幽香，这里指菊花的香气。“盈”，充满。）

⑤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古代男女离别时常分钗相赠。“宝钗分”，指与爱人分别。“烟柳”，指又浓又密的垂柳。“暗”，使……变暗。）

例①的“东都”本为长安城门名。据《汉书·疏广传》载，疏广为太子太傅，他的侄子疏受为少傅，都名重当世。后来

二人辞官归乡，达官贵人都在东都门外为他们送别，送客的车子有几百辆。“金谷”，即金谷涧，晋石崇的金谷园就在这里。据唐李善注引石崇《金谷诗序》载，征西将军祭酒王珣（xǔ）回长安，石崇和一些人在金谷涧给他饯行。在这里，

“东都”和“金谷”都泛指送别之处。例②的楚歌，本为楚地之歌。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困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鲁酒”，鲁国的酒。《庄子·胠篋》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说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楚宣王召见诸侯，鲁恭公后至而酒薄，宣王怒，乃发兵与齐共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畏楚救而不敢动。楚攻鲁，无暇顾赵，梁国便派兵包围了邯郸^①。这里“楚歌”只泛指歌，“鲁酒”只泛指酒，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例③的“金屋”，典出《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年幼时，他的姑母馆陶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不？”后来又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道：“阿娇好否？”武帝笑着说：“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这里的金屋泛指寝宫。例④的“东篱”典出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这里泛指种着菊花的园地。例⑤的“桃叶渡”，本为晋朝王献之的爱妾桃叶渡河处。王献之曾送桃叶渡河，并作了一首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楫”，音jí，船桨。）后人便把桃叶渡河处称为桃叶渡^②。“南浦”典出《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这里的“桃叶渡”和“南浦”都泛指送别的处所。

（2）暗用：所谓暗用，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从字面上一点也露不出来，而是暗含在典故之中，比较迂曲难懂。例如：

①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庾信《哀江南赋序》）

②即此羨闲逸，怅然歌式微。（王维《渭川田家》。
“即此”，指接近这种田家风光。“羨”，羡慕。“闲”，
悠闲。“逸”，安逸。）

③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④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杜牧《河湟》。“元载”，字公辅，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

⑤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苏轼《水调歌头》。“琼楼玉宇”，指天上的宫殿。）

例①的“畏南山之雨”典出《列女传》。大意是这样的：周时陶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居五年，从车百乘归。宗人皆贺，独其妻抱儿而泣，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自肥其身，坐而须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不戴，败亡之征见矣。愿与少子俱脱。”一年后，陶答子之家果以盗诛，唯其母起以免。答子妻乃与少子归养陶母，终其天年。“忽践秦庭”是用春秋时楚国申包胥赴秦求救兵的故事。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吴兵攻陷郢都，楚国几乎亡国。申包胥到秦告急，秦不肯发兵。于是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发兵救楚。这两个典故究竟要表现什么思想呢？单就典故的内容还不容易搞清楚，必须结合作者的身世以及上下文意进一步推求。原来庾信本为南朝梁人，奉命出使西魏，被强迫留下，并且做

了大官。他常常怀念故土，自伤身世。这两个典故就是讲述他由南朝来到西魏的事，意思是：自己在南朝时本来修身养性以求远祸避害，不料却奉命出使西魏。“畏南山之雨”表现了第一层意思，“忽践秦庭”表现了第二层意思，都非常隐晦曲折。例②的“式微”典出《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式”，语气词。“微”，衰微。）作者运用这个典故，表示自己有归隐之意，实际上是把“胡不归”的意思隐含在“式微”之中。例③的“冰心”比喻心地纯洁。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有“心若怀冰”的说法。“玉壶”见于南朝宋鲍照《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作者把这两个典故结合在一起来表示自己为官廉洁。这个意思单从“冰心”和“玉壶”中是看不出来的。例④的“箸”是“箸”的通假字，“箸”就是筷子。据《史记·留侯世家》载，酈食其劝说刘邦分封六国的后代，以动员他们共同消灭项羽。张良认为此计一行必坏大事，便急忙谒见刘邦。当时刘邦正在吃饭。张良说：“臣请藉（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意思是借用刘邦吃饭用的筷子，以指画当时的形势。因此，“借箸”就暗含着代人筹划的意思。例⑤是用《列子·黄帝篇》的典故。据列子自己说，他从老商氏学道，最后达到了忘物忘我的最高境界：“心凝神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意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苏轼用这个典故，暗含有忘掉一切的意思。

(3)正用：所谓正用，就是典故的含义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例如：

①陛下不弃菅蒯，爰同丝麻。（南朝梁任昉《为范

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②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晋书·范弘之传》。“延”，迎。“胄子”，指贵族与达官的后裔。“洽”，广博，普遍。）

③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韩愈《山石》）

④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胸胆尚开张”，胸襟还放得开，也就是还有豪兴。“鬓微霜”，鬓角略微白了一些，指已近老年。）

例①典出《左传成公九年》，原文是：“《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菅”，音jiǎn。“蒯”，音kuǎi。“菅蒯”都是草类植物。）意思是：虽有丝麻一类的精细之物，也不抛弃菅蒯一类的粗俗物。比喻卑贱之人不可抛弃。作者运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梁武帝不因为范云卑贱而加以抛弃，仍然委以重任。这当然是谦词。例②典出《论语·八佾》。原文是：“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去”，指撤去不用。“朔”，每月初一。“饩羊”，活羊。）周朝于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初一是哪一天等，叫做“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种活动叫“告朔”。鲁国自文公以后，每年初一鲁君不但不亲临祖庙，而且也不听政，只杀一只活羊走走形式。子贡认为连这种形式也可不要，想把杀活羊祭祀的仪式撤掉，但孔

子不赞成，所以说出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样的话。
《晋书》用“爱礼存羊”这个典故来说明“开建学校”“延胄子”的做法，虽然未能使教化大行，但也算保存了古制。例③典出《论语》。《公冶长》：“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述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韩愈诗中的“吾党”，“二三子”都直引《论语》原文，而“归”即用“归与”之意，表示自己要归隐。例④典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时，云中郡守魏尚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宾客，使匈奴远避，不敢近云中之塞。匈奴偶一进犯，即被魏尚杀退。后因在报功状上报多了六颗首级而被判刑。当时冯唐任郎中署长，他对文帝列举魏尚的功劳，指出文帝赏罚不明，不善用将。文帝听了很高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苏轼用此典，表示希望朝廷派自己到边地去，为国立功。

(4)反用：所谓反用，就是从反面来阐发典故的意思，亦即反其意而用之。例如：

①龟玉不毁，谁之功欤？（任昉《百辟劝今上笺》）

②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
“随意”，听任，随他。“春芳”，指春天的花草。
“歇”，消歇，这里指花草入秋后枯萎。）

③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宋陆游《黄州》。“仲谋”，三国时吴主孙权的字。）

例①典出《论语·季氏》。原文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也。”（“兕”，音sī，雌性的犀牛。“柙”，音xiá，关猛兽的笼子。“龟”，龟版，用来占卜。“玉”，指用以表示爵位的玉瑞和用于祭祀的玉器。“椟”，音dú，

匣子。)本来,孔子是用“虎兕出于柙”和“龟玉毁于椟中”为例,责备他的弟子冉有有没有对鲁国的权臣季康子尽到劝谏和辅佐之职责^②,作者在这里却反其义而用之。借以歌颂梁武帝萧衍辅佐齐帝之功。例^③典出《楚辞·招隐士》。原文是:“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这本来是淮南小山为淮南王刘安招纳隐士之辞,王维反用此典,表示自己有归隐之意。例^④,《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历》有这样的记载:“公见舟船、器械、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公”,指曹操。“刘景升”,刘表。“刘景升儿子”,指刘琮。“豚”,小猪。)辛弃疾《南乡子》有“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正用其典。陆游把典故的意思反过来,表现了时光易逝、功业无成的感慨。

(5)借用:所谓借用,就是借典故来表示另一种与典故本身无关的事物。例如:

①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复”,又。“值”,碰上。)

②对碁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杜甫《别房太尉墓》。“碁”,围棋。“把”,握,持。)

例①的“接舆”,是楚国的隐者,为了避世,假装疯狂,人们称他为楚狂。《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比喻孔子。“何德之衰”,为什么德行这样衰微呢?)王维用“接舆”指与自己交往甚密并且常以诗歌相酬的裴迪。“五柳”,陶渊明曾作《五柳先生传》,用五柳先生自况,这里王维以“五柳”指自己。例②的“谢傅”指东晋的谢安。谢安为晋孝武帝时

的名臣，平时喜欢下围棋。淝水战中^⑤，他的侄子谢玄大破前秦苻坚。捷书送来时，他正与客人下围棋，看了捷书，不动声色。直到客人问他，才慢慢答道：“小儿辈已破贼。”杜甫用以指房琯。“徐君”，春秋时徐国的国君。吴国的季札去晋国访问，经过徐国，心知徐君喜欢他所佩的宝剑，但因为要访问大国，没有把剑送给他。季札回来经过徐国时，徐君已死，于是便把剑系在徐君墓旁的树上而去。这里也用以指房琯。

(6)化用：所谓化用，就是根据需要将典故重新加以改写，有时甚至将典故拆散并且溶化在字里行间。例如：

①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章甫”，冠名。“文冕”，饰有图纹的华冠，也就是章甫。“鸳雏”，即鸂鶒，凤类。）

②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陶渊明《饮酒》之一。“尚”，以……为尚。“汨”，音gǔ，通溷，混浊。）

③言以文远，诚哉斯验。（《文心雕龙·情采》。“诚”，的确，真的。“斯”，此。“验”，证明。“诚哉斯验”，意思是，“言以文远”这句话被证明的确是

对的。）

例①是根据两个典故改写而成。前两句出自《庄子·逍遥游》。原文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资”，贩卖。“适”，往。）后两句出自《庄子·秋水》。大意是：惠子当了梁国相，怕庄子抢去他的官位，便在国中搜寻庄子。于是庄子往见惠子，对他说：“南方有鸟，其名曰鸂鶒，子知之乎？夫鸂鶒，发于南海，而飞

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发”，出发。“练实”，竹实。“醴泉”，甘美的泉水。“鸱”，音chī，鸱鸺。“吓”，发怒声，第二个“吓”用如动词。）嵇康将这两个典故加以改写，以“文冕”、“死鼠”比喻官位利禄，以“越人”、“鹓雏”自比，指责山巨源自己迷恋官位，却硬要把它强加在别人身上。嵇康的这几句话，虽然全是用典，却通过改造巧妙地把典故的含义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结合了起来，仿佛一气呵成，看不出雕琢的痕迹。例②典出《楚辞·渔父》。原文是：“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淈”，音gǔ，浑浊，使动用法，即弄浑浊。）《饮酒》的“尚同”，即以同于流俗为尚的意思，也就是《渔父》里“世人皆浊”的意思。整个典故被分散在字里行间，也很有特色。例③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出来的话如果没有文彩，就流传不远。原典故的两句话被压缩成四个字，同样也表明了“文”与“远”的关系。

典故用得适当，可以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例如李白《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在这两句诗中，李白描绘了在萧条的秋色中秋风吹拂着征帆沿江而下的情景。这里为什么要说“布帆无恙”？似乎没有道理。原来“布帆无恙”是一个典故，出自《晋书·顾恺之传》，大意是这样的：顾恺之曾在荆州刺史殷仲堪处任参军。有一次请假东归，殷仲堪特地把布帆借给他。顾恺之行至破冢一带，碰上了大风。他在给殷的信中提到了此事，并说：“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李白因此借用“布帆无恙”来表示自

已旅途平安。不说“旅途平安”而说“布帆无恙”，不仅达到了用典的目的，而且把“秋风挂帆”的“景”和“旅途平安”的“情”结合了起来，显得既典雅风趣又含蓄有致，叫人读了感到余味无穷。运用典故，还可以使语言更加精炼，收到言简意赅、辞近旨远的效果。例如王维在《观猎》中用“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鵰处，千里暮云平”来描写一个打猎归来的将军。这四句诗中，有三句用了典，即“新丰市”、“细柳营”和“射鵰处”。表面上看来，这都是记述将军活动的地点，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对将军的颂扬。先看“新丰市”：新丰市原名酈邑，汉高祖时，因太上皇想念老家丰邑，于是改筑酈邑的街道里巷以象丰邑，并徙丰民居之，号曰新丰。后来，这里成了游侠健儿经常活动的地方。“忽过新丰市”是说将军打完猎后到闹市去喝酒休息。这里的“新丰”并不一定是实指，但王维选中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是为了表示对将军潇洒风度和侠义行为的赞扬。再看“细柳营”：细柳是汉代名将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周亚夫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有一次，汉文帝到霸上、棘门和细柳三处劳军，在前两处，都是长驱直入，无人阻挡，但到了细柳，却被卫兵挡驾，不得入内。在周亚夫下达命令后，卫兵才打开营门让文帝进入。入营后，又不得驰驱，只能按辔徐行。事后，汉文帝对周亚夫大加赞扬：“嗟乎！此真将军矣！”（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王维用“细柳营”，不单纯表示将军的宿营地，而且包含了对将军军纪严明的颂扬。再看“射鵰处”：“鵰”是一种十分凶猛的禽类，很不容易捕获。北齐的斛律光在一次打猎时，射中了一只火鵰，被誉为“射鵰手”（见《北齐书·斛律金传》）。

王维用“射鹄处”，既点明了打猎的地点，又称颂了将军武艺的高强。

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文人崇尚雕琢，片面追求古奥典雅，在文章中大量堆砌典故，尤以骈体文为甚。这就把一种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几乎变成了繁冗累赘、晦涩迂曲的点缀品，这就走到反面了。不过，魏晋南北朝的文章，特别是骈体文，对唐宋以后的文学语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知道一些古人用典的情况，还是有必要的。

⑨陆德明《经典释文》又引许慎注《淮南子》曰：“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也。”

⑩桃叶渡在今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

⑪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兵九十万大举南下。谢安派谢玄等率兵八万迎战，在淝水大败前秦军，并乘胜攻占洛阳、彭城等地。苻坚逃至关中，被姚萏所杀。

⑫冉有是季康子的家臣，曾因帮助季氏聚敛财物而遭到孔子的谴责。《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就是说的此事。这次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孔子也认为是冉有的责任，因而加以痛斥。

（十二）转 类

转类就是词类活用。词类活用是一种语法现象，但由于它具有浓厚的修辞特点，因此常常被古人运用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从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语法特点的修辞方式。有的语法专著专门研究了词类活用的语法特点和功能，总结了词类转变的规律，有的修辞专著则论述了词类活用在语言表

达上的修辞特点和功能。这两方面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然而也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下面只就词类活用的主要修辞特点加以简单的论述。

把名词活用为动词，是古人提炼语言而使之更加精炼和生动的重要方法。例如：

①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盐铁论·忧边》。“死难”，指为国捐躯。）

②正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粃”，音bǐ，空的或不饱满的子粒。“乘”，音shèng。“万乘”，万辆兵车。周制，王畿方千里，能出兵车万辆，故以“万乘”指帝位。“锱”，音zī，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四分之一。“铢”，音zhū，古代的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锱铢”，指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六合”，天地四方，这里指全中国。）

③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

④盐东海之水以为鹹，醯散仓之粟以为酸。（柳宗元《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醯”，音xī，醋。）

⑤欲饭，饭之；欲钱，钱之。（《聊斋志异·丐僧》）

例①的“衣食饥寒者”，意思是把衣服给寒者穿，把食物给饥者吃。例②的“糠粃万乘”、“锱铢大宝”，意思是把万乘当成糠粃，把大宝看成锱铢。例③的“人其人”，第一个“人”用如动词，第二个“人”指僧道，意思是使僧还俗为平民；“火其书”，“火”用如动词后有烧的意思，“书”

指僧道的书；“庐其居”，“庐”用如动词后有营建庐舍的意思，这句意思是将寺观改建成民房。例④的“盐东海之水”、“醢敖仓之粟”，意思是把东海之水都变成盐，把敖仓之粟都制成醋。例⑤的“饭之”、“钱之”，给他饭吃，给他钱花。上述这些例子，由于把“衣食”、“糠粃”、“锱铢”、“人”、“火”，“庐”、“盐”、“醢”、“饭”、“钱”这些名词用如动词，这就扩大了词语的含义，增了语言的新鲜感与生动性，收到了言简意赅之效。

古人常常运用词类活用来进行比喻。通常是把名词活用为副词，用来形容动作的状态。与一般的比喻比较起来，由词类活用构成的比喻，具有更加精炼的特点。例如：

①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史记·项羽本纪》。“蔽”，遮蔽。“沛公”，汉高祖刘邦。）

②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曹植《求自试表》。“禽”，这里指野兽。“息”，止息。“白首”，老年。）

③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资治通鉴·秦二世元年》。“不足”，不值得。）

④乃跼踖四足，引绳而束缚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明马中锡《中山狼传》。“跼踖”，音jújí，蜷曲。“胡”，狼脖子下的肉。“蠖”，尺蠖，一种爬虫。）

⑤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明徐宏祖《游黄山记》。“天都”，山名。）

“翼蔽”，像鸟张开翅膀那样遮蔽掩护。“禽息”，像野兽那样止息。“鸟视”，像鸟那样视看。“鼠窃狗偷”，像老

鼠那样窃像狗那样偷。“猬缩”，像刺猬那样紧缩；“鳃屈”，像尺蠖那样弯曲；“蛇盘”，像蛇那样盘绕；“龟息”，像龟那样止息。“蛇行”，像蛇那样爬行。以上各例，由于用各种不同的动物来比喻不同的行为方式，显得非常传神，非常逼真。

运用名词所具有的形象性特征来比喻动作的状态，在古汉语中很常见。例如：

①天下云合响应，羸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响”，回声。“响应”，像回声那样快地反映。“羸”，担。“景”，影。“景从”，像影子那样跟随着形体。）

②当世嚣嚣，非患儒之鸡廉，患在位者之虎饱鸱咽。（《盐铁论·褒贤》。“嚣”，音xiāo。“嚣嚣”，喧哗声，这里指喧闹奔走以追逐功名富贵。“鸱”，音chī，鸱鸺。）

③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柳宗元《与顾十郎书》。“隆”，指在高位。“赫”，显赫。“柄用”，执掌权柄。）

④先帝戎旗西指，冰消云散，旬月之间，不觉易主。（《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戎旗”，军旗。“旬月”，一周月。）

例①的“云合”、“响应”、“景从”形容起义者追随陈涉反抗暴秦，例②的“虎饱鸱咽”形容在位者鲸吞民脂民膏，例③的“蜂附蚁合”形容追名逐利者趋附权贵，例④的“冰消云散”形容敌人的四散逃溃，都是用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的典型特征，对动作行为进行生动的描绘，具有形象鲜明的特点。

由同类活用构成的比喻，常常具有夸张的特点，例如：

①风驰电逝，蹶景追飞。（嵇康《赠秀才入军》。“蹶”，音niè，追。“景”，影。“蹶景”，追上掠影。“飞”，指飞鸟。）

②雄州雾列，俊彩星驰。（王勃《滕王阁序》。“雄州”，指洪州。“俊彩”，指人才。）

③岳动川移，电骇雷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七年》）

④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宝货山积。（《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中宫”，指皇后。“以是”，因此。）

例①的“风驰电逝”，极言奔马的快速，像狂风飞驰、闪电消逝。例②的“雾列”极言洪州的繁华，房屋像雾一样的罗列；“星驰”极言洪州人才之众多，像群星一样奔驰。例③的“岳动川移”极言军队声威之大，如山摇移动，江河奔腾；“电骇雷激”极言进击之迅猛，如闪电之骇，雷霆之猛烈。例④的“山积”，极言宝货之多，如山之堆积。这些夸张，由于抓住了事物的典型特征，选用恰当的名词来加以比况，这就比普通的夸张更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因而也就更加具有感人的力量。

同时把几个名词活用为副词，可以把它们所代表事物的各自不同的特点集中起来，更加强了夸张的效果。例如：

①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螻蛄不媵腊也与！（《扬子法言·问道》。“螻”，音lóu，一种昆虫，即螻蛄。“蛄”，蚯蚓。“媵”，音iōu，楚人的节日，以二月祭饮食之神。“腊”，冬十月祭百神的节日，秦始皇改

在十二月，故今称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这句是说，若像对待牛羊那样来使用人，则死者必多，狐狸、蝼蛄得饱人肉，像人过滕腊节一样。）

②犬羊乌合，号令不齐。（《晋书·石勒载记上》）

③（孙）皓众叛亲离，匹夫独坐，雀鼠贪生。

（《资治通鉴·晋武帝太康元年》）

“牛”任人役使，“羊”任人宰割，以此为喻，可以说把申韩之法的严酷无情揭露无遗了。“雀”“鼠”被看成贪生的典型，但又各有不同：雀的特点是贪得无厌、受惊即飞；鼠的特点是胆小怕祸、昼伏夜出。用来形容处在众叛亲离的绝境、整天在心惊胆战中苟且偷生的孙皓是最恰当不过了。至于第②例，结构较为复杂。“乌”为“合”的状语，“犬”“羊”又为“乌合”的状语。古人认为犬喜独而羊喜群，这两种动物的聚集，当然只能是心力不齐的。因而“犬羊乌合”正好是“号令不齐”的形象说明。古人居然想到用“犬”“羊”这两种动物为喻，来对“乌合”的状况进行夸张，可谓神思巧运，匠心独具了。

以上，我们只就词类活用的主要修辞作用进行了讨论。词类活用的现象在古书中常常见到，其修辞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在阅读古书时应该特别注意。

（十三）反 语

反语就是说反话。古人把反语用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往往能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了这样

一个故事：有一次晋文公发现烤肉上有头发缠绕着，便责骂厨师。厨师不好辩解，只得说：“我有死罪三：我用磨刀石把菜刀磨得比宝剑干将还快，用来切肉，肉断而头发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我用木签穿肉块，而居然看不见头发，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我烧起了火炉，炭火都成赤红色了，肉被烤熟而头发居然未被烧掉，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厨师说的全是反话。烤肉上缠有头发本来不是厨师的责任，但他不从正面洗刷自己，却装出认罪的姿态，用反语为自己辩解，既照顾了晋文公的面子，又把问题说清楚了。

古人喜欢用反语来表现自己的愤懑和不平。例如：

①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史记·李斯列传》。

“斯”，李斯。“上”，皇帝。）

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史记·淮阴侯列传》。“亨”，烹。）

③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其党与”，指柳宗元参与的王叔文革新集团。“宽贷”，宽恕。“渥”，沾润，这里有深厚的意思。）

例①是李斯“狱中上书”中的一段话。李斯是秦朝的开国元勋。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矫诏赐始皇长子扶苏死，而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后来他自己也遭到赵高陷害，被捕入狱。这段话表现了他满腔的愤懑，大意是：像我李斯这样的臣子，犯的罪很大，早就该死了，都是因为皇帝信任我，我才能为朝廷尽力，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他说的是反语。所

谓的“罪”，就是“功”；与其说是认罪，不如说是表功。例②是韩信中了刘邦伪游云梦之计而被武士逮捕时说的话。韩信与李斯有相同的遭遇。他东征西讨，为刘邦扫平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汉朝建立后，他却做了刘邦的阶下囚。“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不仅是泄愤，简直是控诉。例③，柳宗元由于参加了王叔文革新集团，受到当权者的打击，一生很不得志。他与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屡次被贬斥到边远地区。信中所谓“各得善地”、“明德至渥”等，都是反语，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怨恨，而且对当权者进行了讽刺。

反语还常常用于讥讽和激励。例如：

①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左传隐公元年》。“既而”，不久。“大叔”，郑庄公的弟弟。“鄙”，边邑。“贰”，两属。“贰于己”，一方面属于庄公，一方面属于自己。“公子吕”，郑大夫，他的话是对郑庄公说的。“堪”，受不了。“若之何”，怎么办？“与大叔”，把郑国送给大叔。“事之”，侍奉大叔，即做大叔之臣。）

②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颜、蹙髑、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孰视”，仔细看。“曷鼻”，仰鼻。“巨肩”，两肩高耸。“魑”音tuǐ。“魑颜”，谓颧突出。“髑”，音é，鼻梁。“蹙髑”，鼻梁皱蹙。

“膝挛”，膝盖弯曲。“不相”，相貌长得不好。）

③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国”，中原，这里指曹操控制的地区。“绝”，断绝关系。“当”，抵挡。

“案兵束甲”，把武器和铠甲收起来，这里指屯兵不动。“北面事之”，指向曹操称臣纳降。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天子诸侯见群臣、卿大夫见僚属都南面而坐。因要向曹操称臣，所以说“北面事之”。）

例②是讥讽。唐举见蔡泽长得很丑，故意用“圣人不相”来讥笑他。例①和例③是激励。公子吕请求去侍奉大叔，诸葛亮叫孙权投降曹操，当然都不是真话。他们故意用反语相激，使其痛下决断。

古书中见得比较多的，是用反语进行讽谏。直言正谏容易触怒对方，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大臣便以“讽谏”作为谏诤的补充形式。例如齐国的烛雏为齐景公饲鸟，由于不慎，鸟飞走了。景公大怒，要把烛雏杀掉。晏子说：“烛雏有罪，请让我先揭发他的罪状，然后再杀他。”景公说：“可以。”于是晏子把烛雏叫来，当着景公的面揭发他的罪状说：“你为我们国君主管鸟禽而让鸟飞走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使得我们国君因为鸟的缘故杀人，这是第二条罪状；使诸侯听到了这件事，会认为我们国君重鸟而轻士，这是第三条罪状。”晏子说完了，请景公杀掉烛雏。但景公不但不杀烛雏，反而向晏子承认了错误。（见《说苑·正谏》）。这有点类似“归谬法”，景公以鸟亡而要杀人，本来是不对的，但晏子反而将景公的意思大加发挥，以“谬”攻“谬”，

从而使景公认识到自己的荒谬可笑。

古代有些小人物，如倡优侏儒之类，由于生活在帝王的左右，给他们消愁解闷，因而很容易得到宠信。他们凭藉自己的特殊地位，有时也能在谈笑和凑趣之中进行讽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

①（后唐）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穡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新五代史·伶官传》）

②唐昭宗时，财用窘乏，李茂正令榷油以助军餉。俄有司言官油沽卖不行，多为松明攫夺，乞行禁止。优人张廷范曰：“更有一利，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而止。（清方飞鸿《广谈助》卷三十。“榷”，音què，专卖。“俄”，不久。“有司”，官吏，官职各有所司，故称有司。“松明”，点燃用以照明的松木。）这些反语幽默诙谐，令人发笑，可以说是我国讽刺幽默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这些人立传，叫《滑稽列传》。他在《滑稽列传》的《序》中说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充分肯定了这些人在政治上的积极作用。

(十四) 隐语和双关

所谓隐语，就是把意思隐藏在字里行间，意在內而言在外。隐语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析字，二是析句，三是谐音。

先谈“析字”。这种隐语，通过字形的“分”或“合”来表现一定的意义，必须对字形进行分析才能把它的意思搞清楚。例如：

①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复何疑？”（《世说新语·捷悟》。“噉”，音dàn，吃。）

②（高洋）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己额。旦以告馆客王昙首曰：“吾其退乎？”昙首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北齐书·文宣帝纪》）

③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八。“挂席”，即行舟扬帆。古人有时以席代帆，故扬帆也可称为“挂席”。）

④元主尝召术士，问以国祚。对曰：“国家千秋万岁，不必深虑，除日月并行，乃可忧耳。”（明田艺《留青日札摘抄·大明京师临濠先讖》。“祚”，音zuò，福。“国祚”，指国运之长短。）

以上四例可分为两个类型：例①是“分”，即把一个字分成几个字。曹操写一“合”字，“合”字分开来便是“人一口”三字，所以杨修说“公教人噉一口”。其他是“舍”，

即合数字为一字：例②隐“主”，“主”就是皇帝，因为高洋为齐王，梦人以笔点额，就是“王”字头上加一点，便成了“主”。例③隐“胡”，因为“古”字与“月”加起来便是“胡”字（实则“胡”从“肉”，“肉”作偏旁用时写作“月”）。“古月摧”，指安禄山的胡兵就要被摧毁。例④隐“明”，“日”字与“月”字并行，便成了“明”。术士的意思是元将要被明所取代。像例②与例④，完全是古人的讖讳之语，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古人预言吉凶的讖讳之语，常常采用隐语的形式，是隐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谈谈“析句”。这类隐语，是把意思隐藏在句子里不说出来，而用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来表示，这有点像“割裂”，但又不完全相同。例如：

①侯白好俳谐。一日杨素与牛宏退朝，白语之曰：

“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唐朱揆《谐谑录》。“俳”，音pái，滑稽。“俳谐”，戏言，笑话。）

②世庙时，严分宜窃弄国柄。适宫中多怪，符咒驱之不效。有朝士相与聚谭曰：“宫中神器之地，何怪敢尔？”一人簪曰：“这怪是《大学》上有的：十日所视，十手所指，安得不知？”（明江盈科《雪涛谐史》。

“世庙”，指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严分宜”，严嵩，因他是分宜人，故称。“窃弄国柄”，指专权肆虐。“谭”，通谈。《大学》，《礼记》里的篇名。

“神器”，指帝王符玺之类。“尔”，这样。）

例①的“日之夕矣”是取笑杨素与牛宏是羊与牛。因为《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里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意思

是：天已黄昏了，羊牛从高处回来）这样的话。例②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指严嵩。因为《大学》里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十目十手”，甚言监视的人之多。“严”，严肃可畏）的说法，用“其严乎”的“严”暗指严嵩。

第三，谈谈“谐音”。这类隐语是通过谐音来表现一定的意义。例如：

①赠君从此去，何日大刀头。（高适《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

②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唐叔德《玉台体》。“铅华”，铅粉，古代女子用以涂面。）

例①的“大刀头”，本指大刀头上的刀环。《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的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想暗劝李陵归汉。有一次，任立政见到李陵，便用眼睛注视着他，并且用手屡次摸自己的刀环。因为“环”与“还”谐音，表示要李陵还归汉朝。后来，“大刀头”就成了“还”的隐语。例②的“藁”是藁席，“砧”是砧板。古代处死罪犯，让他席藁伏于砧上，以铁斩之。古人常借“藁砧”指“铁”，而“铁”与“夫”同音，故“藁砧”隐含着“夫”。

隐语与双关有很密切的关系。像上面举的例子中，“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隐“严”、“大刀头”隐“环”、“藁砧”隐“铁”，还没有体现出隐语的含义，还必须借助双关：“严”与表姓氏的“严”同形同音，因而用以指严嵩；“环”与“还”、“铁”与“夫”谐音，因以“环”表“还”，以“铁”表“夫”。

下面再谈谈双关。

双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说甲而实际上却指乙。古汉语中的双关主要有借助字音和不借助字音两种形式。借助字音的双关是利用谐音的关系来表示一种相关的意义。例如：

①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黄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乐府诗集·子夜歌》。“黄蘗”，树名。“郁”，树木丛生。“奈”，即奈何之义。）

③刘贡父觴客，苏子瞻有事欲起，刘以三果一药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坡答曰：“奈这事须当归。”满座大笑。（明曹臣《舌华录·谐语》。“觴客”，以酒待客。“苏子瞻”，苏轼。“三果”，指杏、枣、李。“一药”，指肉苁蓉。“调”，戏弄，开玩笑。）

④宣和间乐部焦德，一日从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对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道里远涉，巴至上林，则已焦矣。”（明曹臣《舌华录·谐语》。“从”，跟随。“幸”，皇帝所至曰幸。“巴”，巴望，盼望。）

⑤王平甫学士躯干魁硕，盛夏入馆中，下马，流汗浹衣。刘贡父曰：“君所谓汗淋学士也。”（明钟伯敬《谐丛》）

⑥昔有一官，须发俱白，有一吏，须发亦白。吏唤漆匠，都将油黑。官问曰：“你的须如何黑了？”吏曰：“前唤漆匠油黑。”官云：“我的也把油一油。”吏曰：“只油得吏，怎油得官。”（明无名氏《笑海千

金·笑老吏专权》）

例①的“面”表面上指脸面，而实际上含有“面向”的意思。“背”表面上指背部，而实际上含有“背叛”的意思。例②的“苦心”表面上指黄蘗的树心，而实际上暗指情人的苦心。例③的“幸早里”，与三果“杏”“枣”“李”谐音，这里是双关语，意思是还早呢。“从容”，与“苻蓉”谐音，也是双关语。“当归”表面上是中药名，而实际上表示“应当归去”的意思。例④以“芭蕉”相关“巴”与“焦”义。例⑤“汗淋”相关着“翰林”。例⑥的“油”相关“由”义。以上诸例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前三例是音同字同的双关，即用来表示双关的词语与相关意义的词语，不仅读音相同，而且字形也相同；后三例是音同字异的双关，即用来表示双关的词语与相关意义的词语，只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

古代表现爱情的民歌，由于常常用双关语来表现男女双方的爱情，因而形成了委婉曲折、缠绵悱恻的特殊风格。如用“丝”谐“思”，“匹”表“匹配”（《乐府诗集·子夜歌》“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用“莲”谐“怜”（爱）、“藕”谐“偶”（《乐府诗集·读曲歌》“不爱独枝莲，只惜同心藕”）、用“碑”谐“悲”（《乐府诗集·读曲歌》“伏龟语石板，方作千岁碑”）等等，读起来都有一种特别的韵味。

不借助字音的双关只是通过意义来表示。例如：

①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楚辞·哀郢》。“不纯命”，不专一其命，指失其常道。“震”，动荡不得安宁。“愆”，音qiān，罪，这里有遭罪的意思。）

②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玉斗”，玉制的酒器。）

③家本秦也，能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杨惲《报孙会宗书》。“雅”，甚，非常。“鼓”，动词，演奏。“缶”，一种瓦器，秦人用作乐器，唱歌时按节奏敲击。“乌乌”，唱歌的声音。“田”，用如动词，种植。“不治”，指庄稼长得不好。“萁”，豆茎。“须”，等待。）

例①的“皇天不纯命”是双关语，既指老天爷，又兼指楚王。例②的“竖子不足与谋”，表面上是骂项庄等人，实际上是骂项王。例③，杨惲借“灌园治产”之事，对朝廷进行了讽刺。表面上说的是农事，实际上说的政治：“田彼南山，芜秽不治”影射朝政的荒乱；“种一顷豆，落而为萁”暗指贤人被弃。

（十五）炼 字

古人写诗作文十分重视字词的锤炼。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唐诗人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苦吟》）“语”要“惊人”，就得反复吟咏，也就是反复思考、反复锤炼。古代作家写出的脍炙人口的篇章，无一不是经过锤炼而成的。白居易的诗以平易见长。

尤其是古体诗，意到笔随，宛然天成。但这并不等于说白居易的诗是一蹴而就、摇笔即来的。宋代有看到过他的手稿的人说：“香山诗语平易，疑若信手而成者。间观遗稿，则窜定甚多。”（见宋周必大《省斋文稿·跋宋景文唐史稿》）。欧阳修写成一篇文章后，“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见宋何遵《春渚纪闻》）。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里说：“王荆公（王安石）绝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按：即《泊船瓜洲》）。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王安石为了使“语”能够“惊人”，“历十余字”才定为“绿”，从中可看到作者在锤炼字句过程中的苦心。“绿”字之所以优于“到”、“过”、“入”、“满”诸字，就是因为作者把“死”字用“活”了。一个“绿”字，既表现了春天的到来，又描绘了江南新绿遍野、欣欣向荣的景色，其含义的深邃与丰富，“到”“过”“入”“满”等字显然不能与之比拟。

王安石以一“绿”字化死为活，使整首诗的意境为之一新。这种化死为活的炼字法，古人是很重视的。活则实能为虚，浅能为深，晦能为显，浊能为清，轻能为重。一字能否用活，有时往往关系到意境的塑造和内容的表达。欧阳修《醉翁亭记》：“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一“翼”字，将亭之景、亭之形、亭之情都描绘出来了，历历如在目前，真可谓绝妙之笔。陆游《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这个“秋”字就用得十分精采。李白在《秋浦歌》其十五中有“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陆

游化用其意，不仅明用“秋”字表现了自己的衰老，而且暗隐“霜”字比喻了鬓发的颜色，真可谓化死为活的神来之笔。

古人常常根据意境的需要，选择含义深刻、富有表现力的动词来达到炼字的目的。动词是表现事物的动作和情态的，对于意境的塑造及思想感情的表达至关重要。名家高手往往能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匠心。例如：

①山中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
“元”，原。）

②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李白《秋登宣城谢朓楼》）

③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柳永《八声甘州》。“潇潇”，雨势急骤的样子。“清秋”，清爽的秋天。）

④梅英疏萼，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宋秦观《望海潮》。“梅英”，梅花。“渐”，音sī，流冰。“冰渐”，冰块。）

例①，为了突出山的苍翠，王维特意用了一个“湿”字，仿佛浓重的翠色凝聚欲滴，让行人感到自己的衣服都湿了。这个“湿”字用得十分巧妙，把山中客观的景色与行人主观的感觉结合了起来，出人意表，别开新境。例②是通过“桔柚”和“梧桐”来表现秋色。诗人勾画出了这样一种情景：郊野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使桔柚显得有寒冷之色；秋天枯黄的颜色染上梧桐，使梧桐也变老了。从“人烟”与“秋色”感到了“桔柚”的“寒”与“梧桐”的“老”，再借用“桔柚”的“寒”和梧桐的“老”衬托出秋天的肃杀与悲

凉。选词之精表现了诗人思虑之深、观察之细及手法之高。例③的“洗”字也用得很好。一阵急雨过后，更显得秋高气爽，好像秋天的清爽是大雨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不仅使“清秋”的“清”有了着落，而且也把作者在雨后观赏秋景所产生的清冷、孤寂的感觉表现了出来。例④写的虽然是常景常情、但用一“换”字却有无限情趣。冬去春来，东风劲吹。但作者偏要“标新立异”，故意用违背常识之言来描绘大自然的季节变换，说是东风吹走了冬天，偷偷地换来了春天。人们对“冬去春来”的最直接的感觉是凛冽的寒风变成了温暖的春风。诗人正是突出人们的直觉，借助眼前的风物来表现年华的变换，十分耐人寻味。

古人炼字是有很多讲究的，强调炼字要以意胜，不以字胜，要“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见清沈德潜《说诗降语》）。要使炼字的工夫达到这种境界，除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渊博的学识外，还必须具有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古代的名家高手在运用语言方面无不具有娴熟的工夫。为了化“平”为“奇”、变“常”为“险”、以“陈”为“新”、由“朴”见“色”，常常把精选出来的词语进行巧妙的搭配，也就是突破语言表达的常规，对词语进行“移花接木”的安排。这看来好像有些不合理，但却能收到意想不能的修辞效果。例如：

①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李白《乌栖曲》）

②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宋祁《玉楼春》）

③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宋张先

《天仙子》)

④想小楼、终日望归舟，人如削。(宋张元干《满江红》)

例①的“青山”居然能“衔日”，仿佛青山有意，欲衔日以助长夜之饮。写青山的衔日，实际上是表现欣赏“吴歌楚舞”的人们对于欢乐的依恋。例②的“闹”字安在“春意”身上，使人感到“奇”和“新”；作者本来是要描写红杏枝头杏花怒放，但不说“放”而说“闹”，这就表现了用字的“新”；不说“杏花”而说“春意”，这又表现了设意的“奇”。这种既“新”又“奇”的安排，不仅描绘了杏花的怒放，而且表现了春色的浓重。作者就因为“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而受到广泛的称赞，并且获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称号。例③用“破”来写“云”，用“弄”来写“花”，都不同寻常。“破”使人感到一种力量，“云破”暗示有风，所以才有“花弄影”，而“弄”又描绘了“花”的娇姿媚态。以“破”引出“弄”，以“弄”照应“破”。平常的字，经诗人如此驱遣，顿见深意。例④，诗人设想家人对自己的思念，前句只是一般的陈词俗套，意境也极平常。后一句却笔锋陡转，令人有突兀之感。然而细细琢磨，却又余味无穷。“削”字用得“险”，故给人以突兀之感；但这种“险”不是无法攀登的“绝壁”，而是深邃幽远的“层峦”，因而不是使人望而生畏，而是使人留连忘返。用“削”来表现思妇的愁绪是非常恰当的，它把揭示思妇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描绘思妇独有的外形特征结合起来。因为“削”不仅夸张了形体的“瘦”，而且暗含着神情之“痴”。由这一字的选用上，足见诗人锤炼的苦心。

• 118 •

(十六) 拟 人

拟人与炼字有密切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炼字一般只着眼于一字一词，而拟人则往往着眼于整个意境。也就是说，拟人一般是通过字词的锤炼来使某个意境具有人格化的特点。

较常见的拟人方法是给物配上人的动作。例如：

①人面祇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祇今”，现在。）

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苏轼《洞仙歌》）

③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黄庭坚《水调歌头》）

④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宋贺铸《踏莎行》。“断无”，绝对没有。“幽香”，这里指荷花。“红衣”，指荷花的花瓣。“芳心”，指莲子。）

例①用一“笑”字，生动地描绘了桃花艳丽的色彩和动人的娇姿，仿佛在东风的吹拂下栩栩欲生。例②，诗人要写佳人的美丽，却没有从正面描绘，而是赋予“明月”以人的动作。仿佛佳人的美丽有着无穷的魅力，甚至连明月也偷偷从帘外窥望。例③用“明月逐人归”点染了作者的苦闷与孤独。在他“醉舞下山去”的时候，只有明月伴随着他一起归来。“明月”的多情，正好反衬出世俗的无情和冷漠。例④写得很有情趣。秋天来了，荷花渐渐凋落，结成了莲子。作者却把荷花凋谢、莲子生长的过程加以拟人化，仿佛荷花在秋天的肃杀中充满了悲愁，正在为自己脱尽“红衣”而心中苦闷。用“红衣脱尽芳心苦”来表现荷花的凋谢，成了诗

词中咏荷花的名句。南宋词人姜夔有题咏荷花的自度曲《惜红衣》，大约就是受到贺铸词的启发而拟定的。

拟人的另一种方法是赋予物以人的感情，把“物”与“我”、“情”与“景”结合起来，这就比单纯给物配上人的动作更进了一步。例如：

①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说新语·文学》。“文帝”，魏文帝曹丕。“尝”，曾经。“东阿王”，曹植的封号之一。“行大法”，即处以极刑。

“漉”，音lù，过滤。“菽”，音shū，豆。“其”，豆茎。）

②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枪。（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凄”，悲痛。“咽”，音yè，哽咽。

“枪”，音chuàng，悲伤。“下枪”，等于说生悲。）

③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④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黄庭坚《虞美人》。“玉台”，梳妆台的美称。“眉心”，两眉之间，即额。）

例①，曹植以“萁”“豆”设喻，借豆的泣诉，巧妙地讽刺了曹丕不顾骨肉手足之情而对自己横加迫害；例②，作者借“风云”和“石泉”的悲愤，表现了对假隐士周颙抛弃山林、奔向仕途的谴责；例③用天地草木的悲愁，表现了对古战场上枉死者的哀痛。这三例都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人的思想感情移于物，然后借物抒情。由于人的思想感情是通过“物”曲折地表现出来，就显得更加深刻和动人。例④，《太平御

览》卷三十引《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人日”，正月初七。“五出花”，有五个花瓣的花。）作者就是用的这个典故。这两句诗表现了一种含蓄而又复杂的意境：本来是美人喜爱梅花的艳姿，因此争作梅花妆，却要说成是梅花忌妒美人的美丽，因而飘住眉心不愿离去。既写了“花”，又写了“人”，把人的爱花转成了花的妒人，委婉回环、情趣无限。这可以说是吟咏梅花的别开生面的杰作。

把物当做人来对待，也是拟人化的一个重要手法。例如：

①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李白《春思》）

②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榆荚”，又叫榆钱。榆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长出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远看有如雪花。）

③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唐张说《蜀道后期》）

④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

⑤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水调歌头》）

以上诸例，或以物为人，或对物设问，使眼前景物全部变活。由于把“写景”直接转化成了“抒情”，这就比单纯的写景更加耐人寻味。

(十七) 点 化

古人写作，常常喜欢仿拟前人的作品。发展到唐诗宋词，这种现象就更普遍了。对于仿拟，古代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点化。古代作家中又有所谓“点铁成金”的说法^①，把这种方法说得神乎其神，似乎妙不可言。实际上，所谓“点化”就是借鉴，有借鉴得好的，也有借鉴得不好的。高手在借鉴过程中有所创新，因而比原来的更好；浅人则以借鉴为名，行生搬硬套之实，这就无异于剽窃。在这一节里，我们不打算对“点化”的优劣多加品评，只想从修辞的角度讨论一下古人运用“点化”手法的具体情况。“点化”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借词，二是借势，三是借意。

所谓借词，就是借用前人作品的词语。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照搬。如欧阳修《南歌子》：“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完全取自唐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一诗^②。贺铸《石州引》中的“芭蕉不展丁香结”从唐李商隐《代赠》一诗中取来^③，宋廖世美《好事近》中的“鸳鸯相对浴红衣”从杜牧《齐安郡后池绝句》中取来^④，都一字不差。第二种情况是加字。如李白《送友人》一诗中的“萧萧班马鸣”（“班马”，将要分别的马），就来源于《诗经·小雅·车攻》，只不过加了一“班”字^⑤。秦观的《满庭芳》有“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谩”，空。“青楼”，妓女、歌舞女住的地方。“薄幸”，薄情）一句，就是在杜牧《遣怀》的“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基础上首尾加“谩”“存”二字而成。辛弃疾

《木兰花慢》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一句，则取自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只不过在前面加了一“正”字^⑧。第三种情况是减字。如杜牧《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一诗中有“我心悬旆正摇摇”（“旆”，音pèi，旌旗），贺铸在《秦淮夜泊》中减字成“心旆正摇摇”。《世说新语·赏誉》有“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初引”，初长），李清照在《念奴娇》中减“于时”二字成“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有“细把茱萸仔细看”（“茱萸”，音zhū yú，植物名，古人重阳节登高时有插茱萸以避灾祸的风习），宋韩元吉在《水调歌头》中减“仔细”二字成“细把茱萸看”。第四种情况是改写。如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在《念奴娇》中改写为“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宋晁补之在《摸鱼儿》中把第二句改为“儒冠曾把身误”。五代李煜《望江南》：“车如流水马如龙。”宋向子諲在《水龙吟》中改写为“龙如骏马，车如流水”。

所谓借势，就是借用前人某些句子的结构。例如王勃《滕王阁序》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陈子昂《金门饯东平序》有“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将”，与），都脱胎于庾信《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芝盖”，即车盖。芝形似盖，古人常把盖称为芝），其中王勃的“点化”尤为出色，与庾信原句相比，声韵更为铿锵，语言更为优美，意境更为新奇。又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与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空”的结构极为相似。有人认为白居易就是因为受到了李白的启发，才写出了这脍炙人口的名句^④。

所谓借意，就是借用前人作品的意境。如曹植在《美女篇》中用“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用”，因。“息驾”，停止驾车）来反衬美女的美丽动人，手法新奇，很有情趣。但这并不是曹植的首创，古乐府诗中早就有了类似的表现手法。《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罗敷”，美女名。“捋”，音luō，抚摩。“髭须”，髭是口上的胡子，须是面颊下的胡子。“著”，戴。“幘头”，包发纱巾。）曹植只不过是借用了《陌上桑》的意境加以改写而已。又如李白《春思》有“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两句，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了思妇的春愁，但其意境却来自《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春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白把原诗的平铺直叙改为反诘语气，更显得天真活泼。苏轼《纵笔三首》之一：“小儿悞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儿童误把酒后的红润当成了朱颜，却不知自己年已衰迈，只不过借酒消愁而已。这两句诗写得婉转曲折，情趣盎然，然而却是“点化”白居易《醉中对红叶》的“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而成。苏轼根据原诗的意境，翻新另造，并加进了自己的感受，一气呵成，丝毫不露雕琢的痕迹。这真可算得“点铁成金”之杰作。

④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⑤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洞房深浅入时无？”

⑤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⑥杜牧《齐安郡后池绝句》：“尽日元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⑦《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⑧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⑨宋吴升《优古堂诗话》：“顾况喜白居易《送友人原上草》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诗‘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意。”

(十八) 拈 连

宋末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有这样两句：“惶恐滩前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是古代诗歌中用拈连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感情的名句。“惶恐滩”是文天祥兵败后撤退的地方，“零丁洋”是文天祥被俘后囚在元兵船上时经过的地方。作者巧妙借用这两个地名中的“惶恐”和“零丁”来表现自己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和孤苦无援的感慨，使人读了倍觉新颖，别有情趣。这种利用上下文的联系，把表现甲事物的词语转移到乙事物上的修辞方式就叫拈连。

拈连的一般形式是主体词在前，拈连词在后。例如《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和“零丁洋”是主体词，“惶恐”与“零丁”是拈连词。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①吴均不均，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信则异也。
(《南史·何承天传》)

②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唐薛逢《宫词》)

③时刘宴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元(玄)宗问宴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唐郑处海《明皇杂录》上)

④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苏轼《戏子由》）

⑤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⑥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辛弃疾《木兰花慢》）

例①的“吴均”、“何逊”和“朱异”都是人名，这里借用这三个人名中的“均”、“逊”和“异”来对他们的品德进行评论。“吴均不均”是说吴均办事不均乎不公道；“何逊不逊”是说何逊为人不谦虚；“信则异”则是称赞朱异才德突出，与众不同。例②借用“望仙楼”中的“望”字来表现宫女盼望君王的到来。例③的“正字”是官名，掌管校对典籍，刊正文章。唐玄宗把“正字”拆开，问刘宴“正得几字”，开了一个别有风趣的玩笑。例④的“宛丘”是苏轼弟弟苏辙的别号。苏轼借“宛丘”中的“丘”字戏弄苏辙，也很有趣。例⑤由“孤山”的“孤”点出深山的孤绝；又由“道人”之“道”推出孤山不孤的结论，使深刻的哲理通过轻松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委婉曲折，引人入胜。例⑥的“汉中”是地名，刘邦初封汉王，居汉中，后来以此为基地东击项羽，建立了汉朝。作者用“汉中开汉业”来表现这个历史事实，也是非常恰当的。

有时候是主体词在后，拈连词在前，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例如：

①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唐李益《江南曲》）。“潮有信”，潮水按时涨落，所以说“潮有信”。“弄潮儿”，指船工舵手，因

朝夕与潮水周旋，故称。）

②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白居易《题浔阳楼》）

③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清王士禛《秦淮杂诗》。“莫愁”，湖名，在今南京市。）

例①由“潮”联想到“弄潮儿”；例②由“高”联想到“高山”；例③由“愁”联想到“莫愁湖”。这些表现方法，都有无限情趣。

（十九）互文见义

前后词语在意义上互相补充，彼此渗透，这种修辞方式就叫互文见义，简称互文，又称互体。例如唐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货”，财货。“尊”，崇尚。“让”，谦让。）这里的“有无”和“多少”都指“财货”而言。这是说天子和诸侯都应该“贱货尊让”、“远利尚廉”，不应该过问和讨论财货的有无和多少。

“不问有无”和“不言多少”互相补充，并不分属“天子”和“诸侯”，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仅就字面来解释，那就不对了。这是散文中互文见义的例子。但是，散文中的互文远没有诗词用得那么多。下面，我们仅就诗词中的例证来讨论这个问题。

互文见义最常见的形式有本句互见和对句互见两种。所谓本句互见，是在同一句中前后两个词语在意义上互见。例如：

①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唐卢照邻《长安古意》）

②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

③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例①，古人认为“燕”“赵”多美女，且为歌舞之乡，因此，这里的“燕歌赵舞”是指燕赵的歌、燕赵的舞，“燕”与“赵”互相补充。例②的“秦”与“汉”为互文，“秦”包含了“汉”，“汉”包含了“秦”，意为“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例③，刘禹锡在贬斥过程中多次迁徙，曾在郎州住了九年多，在夔州住了两年多。郎州战国时属楚地，夔州秦汉时属巴郡。“巴山楚水”泛指“巴”“楚”一带的山山水水，不能拘泥于字面讲成“巴地的山”“楚地的水”。

对句互见就是上下句中某些词语在意义上具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例如：

①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②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③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唐李贺《感讽》五首之一）

④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唐柳中庸《征人怨》。“金河”，即黑河，在内蒙呼和浩特南。

“玉关”，即玉门关。“金河”“玉关”在这里都泛指边塞。“策”，马鞭。“刀环”，刀上的环，这里指战刀。）

例①，春季花开鸟鸣，本应该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但由于诗人感念国家遭逢丧乱，抱恨家人流离分散，因而看见花反而增添了悲愁，听见鸟鸣却使内心惊异。在这里，“感时”与“恨别”虽然分属两句，但在意义上却是一个整体。例②的“老妻”与“十口”互补，意思是包括老妻在内的一家十口寄身异县，被风雪阻隔不能与自己见面。如果分开来讲，“老妻”、“十口”与诗人自己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那就不可理解了。例③，吴越为古代的蚕乡，因此“越”与“吴”也是一个整体，不应该把“妇”与“蚕”分属“越”和“吴”。例④的“岁岁”与“朝朝”互补，意思是远离家园的“征人”岁岁朝朝都戍守在边塞，接触的都是马鞭和战刀。

有时候，诗人利用互文见义将一句意思比较复杂的话分开来说，即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它们在意义上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例如：

①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别舍弟宗一》）

②顾我无衣搜苧篋，泥他沽酒拔金钗。（唐元稹《遣悲怀》。“苧篋”，音jìn qiè，草箱子。“泥”，缠着。“他”，指元稹的亡妻韦从。）

例①是说自己孤独一身冒着万死，到离国都六千里以外的荒凉之地住了十二年。例②写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感情，妻子搜寻自己的衣物，变卖头上的金钗来为元稹添衣沽酒。这两例的意义复杂、婉转曲折，分成两句来表现，就使其意义互相补充，不仅具有浓厚的诗意，而且又表现了无限的情趣。

（二十）对 偶

为了使文章的节奏整齐，声韵铿锵，古人常常采用对偶的方法。所谓对偶，就是用字数相等、结构大致相同的两句话两两相配的修辞表达方式。对偶的方法，早在秦汉散文里就有了。例如：

①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左传隐公元年》。“完”，修理，指修城。“聚”，指聚集百姓。“缮”，修理，制造。“甲”，铠甲。“兵”，武器。“具”，准备。“卒”，步兵。“乘”，音shèng，兵车。）

②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贼”，杀害。“有一于此”，在不忠不信中有一样。）

③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左传成公十三年》。“昏”，通婚。）

④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庄子·逍遥游》。“定”，确定。“内”，指我。“外”，指物。“分”，分别。“辩”，通辨。“境”，界限。）

⑤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荀子·劝学》。“招”，招手。“彰”，指听得清楚。）

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韩非子·五蠹》。“儒”，儒家。

“文”，指古代文献经典。“法”，法制。“侠”，游侠。“禁”，禁令。“人主”，指国君。“兼礼之”，都以礼对待他们。“离”，通罹，触犯。罪，治罪。“诸先生”，指“儒”。“文学”，即上文的“文”。“取”，被录用。“以私剑养”，指靠行刺的行径被养。）

⑦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司马迁《报任安书》。“与士”，交结士人。“取与”，拿取和给予。“分别”，指能分别尊卑长幼。“让”，谦让。“下人”，下于人，即居于人下的意思。）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到，散文的对偶要求较宽，一般只着重在意义相对，在结构、声韵和词性方面，要求都不太严格。例如在例⑥“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这个对偶中，上句的“诸先生”比下句的“群侠”多一字，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这两个复合句是对偶关系。又如例⑦的“临财廉”与“取与义”为对偶，但“临财”是动宾结构，“取与”却是联合结构；“分别有让”与“恭俭下人”为对偶，但“有让”是动宾结构而“下人”却是动补结构。在这七个例子中，例①、例③、例④都是一句对一句，叫做单句对；例②是两个分句与两个分句相对，例⑤是三个分句与三个分句相对，叫做复句对。例⑥则是单句对与复句对的联合运用。

发展到骈文，对偶逐渐工整了起来。特别是后期骈文，对结构、词性都有严格的要求，声韵方面也有一些规则。从

结构方面来说，骈体文要求句法相互对称，也就是主谓对主谓、动宾对动宾、偏正对偏正、复句对复句，不能搞乱。例如：

①高峰入云，清流见底。（南朝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②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庾信《哀江南赋序》。“六合”，天地四方，指天下。“并吞六合”，指秦始皇统一天下。“軹”，音zhǐ。“軹道”，亭名，在陕西咸阳东北。“軹道之灾”，指刘邦入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軹道旁。“混一车书”，即“车同轨，书同文”之义，这里指统一天下。“平阳”，地名，今山西临汾县。“平阳之祸”，指西晋永嘉五年刘聪攻陷洛阳，晋怀帝被虏至平阳，后被杀害。）

③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萧统《文选序》）

④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王勃《滕王阁序》。“潦”，音lǎo。“潦水”，因下雨而积的水。“潭”，大而深的水池。）

例①是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例②是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是知”两字不算在对偶之内），例③是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例④是复句对复句。

在词性方面，骈体文要求相对的词语必须词性相同。例如在上面举的例子中，例①的“高”对“清”是形容词对形容词，“峰”对“流”、“云”对“底”是名词对名词，“入”对“见”是动词对动词。例②例③的“之”字相对，

例④的“而”字相对，是虚词对虚词。

在声韵方面，则一般要求平仄相对，即平声字对仄声字，仄声字对平声字[⊖]。例如庾信《哀江南赋序》中的“将军一去”与“大树飘零”相对，“将军”是两个平声字，与之相对的“大树”则是两个仄声字。“一去”是两个仄声字，与之相对的“飘零”则是两个平声字。又如“壮士不还”与“寒风萧瑟”相对，“壮士”对“寒风”，是仄仄对平平，下两字应是平平对仄仄，但因奇数字的平仄可以不论，所以“不还”和“萧瑟”是仄平对平仄。关于骈体文对偶的平仄，情况很复杂。但总起来说，虽有一定规则但要求不是很严格。我们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不准备详细讨论。

律诗中的对偶叫对仗。律诗的对仗是骈体文对偶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基本规则与骈体文差不多，不同的地方大致有以下几点：

(1) 骈文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交替为对。或四四，或六六，或四六四六，或六四六四，几乎通篇都用对偶，中间偶而也有散文句式，但一般是用于衔接或过渡。而律诗是五字句或七字句，一般只在第二联（即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三联（即第五句和第六句）用对仗。有时首联（即第一句和第二句）也用对仗。

(2) 律诗避免同字相对，这就与骈体文很不相同。骈体文常常是同一虚字相对，如“之”“而”“于”“其”“者”等。这在律诗中一般是不行的。

(3) 律诗的对仗，总是要求平对仄、仄对平，比骈体文严格得多。骈体文在规定应该平仄相对的地方，常常有很多例外的情况。例如偶数字本应平仄相对，但骈体文中往往平仄

相同。这种现象在律诗中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不可否认，对偶在修辞上有不少积极作用，可以使文章声韵悠扬、节奏和协，从而增加语言的美感。但是，由于有些作者过分追求对偶，也带来了内容空洞、意义重复等弊病。例如《文心雕龙·情采》：“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泾”“渭”是两条河流的名称。作者以“泾”比喻既重内容又重形式的正确文风；以“渭”比喻形式与内容有所偏废的不正确文风。所谓“择源于泾渭之流”，就是指写文章要选择正确的文风。下句的“邪正”与上句的“泾渭”所比喻的意义完全相同。正路就是清流，邪路就是浊流，两句的意思完全一样。作者为了追求对偶，一个意思用两句话来表达，显得重复拖沓。又如萧统《文选序》：“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文囿”，文章的园囿，指各种书籍；“辞林”，文辞之林，也指各种书籍。因此，“历观文囿”就是“泛览辞林”，意思没有什么不同。再如王勃《滕王阁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三秋”，指秋季的第三个月，也就是九月。“序属三秋”与“时维九月”的意思完全相同，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①古代有平上去入四声。凡属平声的字，叫平声字；凡属上去入三声的字，叫仄声字。现代普通话的四声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没有了入声，入声已经转到平上去三声中去了。因此，凡属阴平、阳平的字为平声，其余则为仄声字。至于古代的入声字，现在转到上声、去声的，当然不成问题，因为反正都是仄声字。只有转到阴平、阳平的字需要记一下。

（二十一）排 比

排比与对偶有相似之处，都是把句子并列在一起，但它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对偶只是两两相对，所以称“偶”，而排比则不限两句；对偶要求结构相同，而排比只要求结构近似；对偶要求字数相等，而排比则不然，只要大致差不多就行了；对偶有词性相同、平仄相对的特点，而排比在这一方面则不太严格。

排比有单句排比和复句排比两种。单句排比只把几个单句排列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气势。例如：

①窃计君官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
（《战国策·齐策》。“窃”，私自，谦词。“计”，考虑。“下陈”，等于说后列。）

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安之”，使之安定。“信之”，使之信任我。“怀之”，使之归依我。）

③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正”，使……正常。“笃”，使……纯厚。“睦”，使……和睦。“和”，使……和谐。“里”，住处。“贤智勇”，把有勇有谋的人当作贤人。“以功为己”，使之立功作事来辅助自己。）

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博学”，广泛地学。“审问”，详细地问。“慎思”，慎重地思考。）

⑤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发政”，发布政令。“施仁”，推行仁道。“仕者”，做官的人。“行旅”，外出行路的人。“涂”，路。“愬”，通诉。“赴愬”，跑来诉苦。）

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

⑦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乐府诗集·木兰诗》。“鞯”，音 jiān，马鞍下的垫子。“辔”，音 pèi，“辔头”，马笼头。）

以上列举的各种排比，字数不同，句数各异，有的甚至连结构也相差很远。例①是三句排比，而且第一句的结构与后两句有明显的不同。例④、例⑥是三字句的排比，或四句一组，或五句一组。例②、例③是四字句的排比，或三句一组，或八句一组。例⑤基本上是九字句的排比（“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不算在排比之内），最后一句有十四个字，也能与其他九字句并列。这些排比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气势，而且加强了说服力。

复句排比是把复合句并列在一起。这种形式就比单句排比显得复杂多了。例如：

①称其雝，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左传襄公三年》。“称”，推举。“谄”，音 chǎn，谄媚。“比”，音 bì，为私利而无原则地结合。“偏”，指直属的下级。“党”，袒护自己的同

类。)

②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国语·周语上》。“意”，志意。

“言”，号令。“享”，指供献祭品。“文”，典法。

“贡”，进贡。“名”，尊卑上下之名分。“王”，新天子即位时诸侯前来朝见叫王。“序成”，指上五事按次序完成，“五事”谓“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

③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胠篋》。“擢”，拔掉。“乱”，用如动词，使……乱。“六律”，古代用来审定乐音高低的竹管，共十二根，有阴阳各六。阳声的叫六律，阴声的叫六吕。“铄”，音shuò，销毁。“竽瑟”，泛指乐器。“旷”，人名，春秋晋平公时的著名乐师，他是瞎子，所以也叫“瞽旷”。“含”，保藏。“聪”，听力。“灭”，消灭。“文章”，文采。“散”，使动用法，使……分散。“胶”，黏住。“离朱”，又叫离娄，相传为古代眼力最好的人。“明”，眼力。“钩”，定曲线的工具。“绳”，定直线的工具。“规”，定圆形的工具。“矩”，定方形的工具。“搯”，音nián，折断。“工倕”，相传为尧时的巧匠。)

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

· 劝学 》。“谿”，谷。“先王”，指古代的贤明君主。）

⑤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韩非子·五蠹》。“易财”，把财物看得很轻。“势”，权势。“土”，当为士，同仕，指做官。“橐”，通托，指托身于权贵。“下”，指人品低下。）

⑥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史记·李斯列传》。“让”，拒绝。“就”，成就，完成。“众庶”，指众人。）

⑦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韩愈《进学解》。“杗”，音 máng，房屋的大梁。“桷”，音 jué，方椽子。“欂栌”，音 bóulú，柱顶上托梁的方木，即斗栱。“侏儒”，指侏儒柱，即梁上的短柱。“椳”，音 wēi，门枢臼。“闑”，音 niè，门中央所立的短木，在门两扇相交处。“扂”，音 diàn，门闩。“楔”，门两旁竖立之木。“玉札”、“丹砂”、“赤箭”、“青芝”，都是较贵重的药材。“牛溲”、“马勃”、“败鼓之皮”，都是粗贱的药材。“纡余”，屈曲的样子。

“妍”，音 yán，美好。“纡余为妍”，深藏不露的人

被认为可爱。“萃”，音 luò。“卓萃”，特出。“卓萃为杰”，锋芒毕露的人被认为豪杰。“校”，音 jiào，比较。“器”，才能。“惟器是适”，分配的职务都适合各人的才能。）

以上共举了七个例子。在构成排比的复合句中，包含的分句不等：有包含两个分句的，如例①、例②、例④、例⑥；有包含三个分句的，如例⑤；有包含四个分句的，如例③。复合句包含分句最多的是例⑦，它是由三个复合句构成排比，每个复合句又包含着七个分句。复合句有各种关系：有主谓关系，如例①；有假设关系，如例②；有因果关系，如例⑤、例⑥。从意义上说，有的排比是分指事物而加以强调，如例①分指“称其讎”、“立其子”，“举其偏”三事，用以称颂祁奚的品德。例②是分指“不祭”、“不祀”、“不享”、“不贡”、“不王”、“不至”等各种情况，指出针对这些情况各应采取什么措施。有的排比是为了说理，如例④以“登高山”、“临深谿”为喻，为的是说明“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的道理。例⑥以“泰山”、“河海”为喻，为的是帮助说明“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正因为排比在形式上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特点有利于思想的表达，所以古代论说文中用得特别多。

（二十二）递 进

用层层递进的方法来表现某一事实或说明某一道理，这就叫递进。从形式上看，递进主要有四种，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并列递进，即把几个在意义上有差异的句子按一定的顺序并列在一起。有时也可以加一些表示等第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

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子上》）

②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至人”，修养最高的人。“无己”，忘我，也就是物我不分。“无功”，顺应自然，不立功。“无名”，不求名位。）

③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序》。“善者”，好的办法。“因”，顺着。“因之”，使之照原样发展。“道”，导。“整齐之”，用规章法令使之规规矩矩。“与之争”，与民争利。）

例①有“贵”、“次”、“轻”诸字体现了意义的递进，一看就明白。例②，庄子认为“至人”是最高的，其次是“神人”，最后才是“圣人”，因此把“至人”排在最前面。例③是论述统治者对待民众奢侈贪欲的四种办法，分别用“善者”、“其次”、“最下者”加以评定。

(2) 顺承递进，即按顺序在下句中承用上句里的某些词语来表示递进关系，例如：

①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主术》）

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晁错《论贵粟疏》）

③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盐铁论·本议》。“克”，战胜。“师”，军队，这里用如动词，用兵。“阵”，阵势，这里用如动词，排列阵势。）

④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醉翁亭记》。“翳”，音yì，遮蔽。）

例①的第二句承用第一句的“民”，第三句承用第二句的“国”；例②先说明“务农”的重要，再由“务农”引出“贵粟”，再由“贵粟”引出“以粟为赏罚”。例③的第二句承用第一句的“战”，第三句承用第二句的“师”。例④先点出“游人去而禽鸟乐”，再由“禽鸟之乐”引出“人之乐”，最后由“人之乐”引出“太守之乐其乐”。这种由浅入深、由远及近的方法，具有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的特点。

(3) 分承递进，这种形式是先有一个总的论述，然后再分别承用其中的关键性词语加以发挥。例如：

①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儻可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利”，有利的时机。“用”，运用。“声”，声音。“气”，用如动词，鼓舞士气。“鼓”，击鼓进攻。“儻”，音chán，不整齐，指不整齐的敌人。）

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畔”，通叛。）

③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史记·太史公自序》。“犯”，指君为臣下所犯。）

④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杂说》四）

⑤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四年》）

例①先提出“利用”和“声气”的问题，然后分别承接“利”和“声”加以发挥。例②先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结论，然后分别说明“寡助”和“多助”所得到的不同结果。例③先列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四种现象，紧接着用四句话分别说明其危害。例④先点明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然后分别用“千里马常有”与“伯乐不常有”来暗示伯乐的重要。例⑤先指出袁绍“宽而不断”与“谋而少决”的弱点，接着分别说明“不断”和“少决”的后果。这种递进形式一般只有两层，第一层好比总干，是立论的基础和根据，第二层好比分支，多头分进。用这种形式来说理，具有条分缕析、精审周密的特点。

（4）关联递进，即用前一句的结尾作为后一句的开头，两句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关联词语。例如：

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

足。（《论语·子路》。“事”，指政事。“兴”，盛。“不中”，指不得当，“中”音 zhòng。“措”，放。“无所措手足”，没有放手脚的地方，意思是不知如何是好。）

③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是”，指学。“德”指道德修养。“操”，持，把握。“定”，指有坚定的意志。“应”，指适应环境的能力。）

④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韩非子·五蠹》。“计”，计划，考虑。“文学”，指古代的文献经典。“见信”，被信任。“受事”，接受国君委任的工作。“显荣”，显贵荣耀。）

例①、例②都是下句的句头与上句的句尾同用一个词语，犹如链条的衔接，一环扣一环。关联词语不仅起结构上的连接作用，而且表示意义上的层层深入。例③稍微有点变化，在关联递进的后半部分把前两句的两个结尾并列起来作为开头，起到了总结性的作用。例④则是把关联递进与分承递进结合了起来。一二句是总帽，三四句和五六句是两组关联递进，分别承接总帽中的“修仁义”和“习文学”。这种论证方法，结构复杂，但条理分明；头绪纷繁，但思路不乱，很有特色。

（二十三）倒 装

为了突出或强调某一事物，古人常常采用倒装的手法。

最常见的是宾语的倒装。在通常情况下，宾语应当在动词或介词的后面，但有时为了强调，往往把宾语提到前面。

例如：

①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左传·僖公四年》。
“尔”，你们的。“贡”，贡品。“茅”，菁茅。“包茅”，成捆的菁茅。“入”，指纳贡。“共”，供给。“征”，索取。“昭王”，周昭王。“征”，指巡狩。“复”，返回。“问”，责问。）

②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
“斯”，这。“徒”，徒众。“斯人之徒”，等于说人群。“与”，跟……在一起。）

③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道”，学说。“一”，指一个道理。“贯”，贯串。）

④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濯”，洗。“秋阳”，秋天的太阳。“暴”，音pù，晒。“皜”，音hào，光明洁白。“不可尚”，不可能达到。）

前两例是动词宾语的倒装；后两例是介词宾语的倒装。例①的两个“是”，都是指示代词。前者指包茅，是“征”的宾语；后者指“昭王南征而不复”，是“问”的宾语。例②的两个“与”都是动词。第一个“与”的宾语是“斯人之徒”。这

句的意思是：我不是跟人群在一起而跟谁在一起呢？例③的“一”是介词“以”的宾语，整句话的意思是：我的学说是用一个道理贯串起来的。例④的“江汉”、“秋阳”都是“以”的宾语。

在古汉语中，谓语的倒装也很常见。例如：

①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礼记·檀弓上》。“靡”，浪费。“愈”，比较好。）

②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孟子·梁惠王上》。“宜”，应该。“爱”，吝惜。）

③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上》。“得君”，指得到国君的信任和重用。“专”，专一。“功烈”，功业。“卑”，卑劣，不足道。）

④少顷，东郭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吕氏春秋·重言》）

例①的“其靡”是主语，“若是”是谓语。例②的“百姓之谓我爱也”是主语，“宜乎”是谓语。例③的“其专”、“其久”、“其卑”是主语，“如彼”是谓语。例④的“言伐莒者”是主语，“子耶”是谓语。以上这些例子，由于谓语被提到了主语的前面，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了。

有时候，为了表示感叹，古人也往往采用谓语倒置的句式。例如：

①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论语·颜渊》。“惜”，可惜。“夫子”，指棘子成。“说君子”，说明怎样才算君子。“驷”，四匹马拉的车。“及”，追赶上。“舌”，这里指说出的话。）

②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礼记·檀弓上》。
“甚”，厉害。“有子”，有若，孔子的弟子。“夫
子”，指孔子。）

③大哉！尧之为君。（《孟子·滕文公上》。“大”，
伟大。）

“惜乎”、“甚哉”、“大哉”这些谓语已有感叹词表示感
叹，但由于它们被置于主语之前，感叹的语气就更加强烈
了。

（二十四）连 及

在古汉语中，有时叙说某一事物时，连带提及另一事物，
而连带提及的这一事物在句子中实际上不起作用。这种修辞
方式就叫连及。

古汉语中比较常见的是专名连及。例如：

①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
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三
年》。“聘”，古代诸侯之间通问修好。“不协”，不
团结，有矛盾。）

②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公孙丑
上》。“决”，打开缺口，导引水流。“排”，指排除
水道的淤塞。）

③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孟子·
告子下》）

例①的“文”指晋文公，“襄”指晋襄公。称霸的实际上是
晋文公。例②的“汝”“汉”“淮”“泗”四水，只有汉水

流入长江。例③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本杞梁妻，这里却连带提及华周的妻。

有时也有一般词语的连及。例如：

①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羽毛以御寒暑。（《列子·杨朱》）

②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贾谊《论积贮疏》。“饥”，荒年。“穰”，丰年。“天之行也”，自然之常道。“行”，常道。“被”，受。）

③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论贵粟疏》。“中人弗胜”，中等力气的人拿不动。“奸邪”，指坏人。“利”，贪图。）

例①，趋走只是逃害，“利”字在文中无义；羽毛只能御寒，“暑”字在文中不起作用。例②只有“饥”字有义，因为下文说“禹汤被之”，是说禹汤也曾遇到荒年。例③的“一日弗得而饥寒至”，只有“饥”有义，“寒”无义。因为从上下文看，这里“得”的东西是五谷，不是布帛。

（二十五）合叙

前两件事与后两件事分别相应，这种表现方法叫合叙。

例如：

①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



2 040 6114 8

③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亡”，逃亡。）

④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

⑤中山临淮，无闻夭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赞》。“中山”，指中山简王刘焉。“临淮”，指临淮怀公刘衡。二人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例①的“郡”与“守尉”相应，“县”与“令丞”相应。秦时“郡”的长官叫“守”，其佐贰称“尉”，“县”的长官叫“令”，其佐贰叫“丞”。这是说山东少年杀了郡守郡尉及县令县丞以应陈涉。例②的“耳”与“聪”相应，“目”与“明”相应，正常的说法应是“耳聪目明”。例③的“种”是越国的大夫种（一说姓文名种），越王句（gōu）践灭吴后，赐剑给种，令其自杀。“蠡”，越国的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后，辞官而去。因此，这里的“死”指大夫种，“亡”指范蠡。例④应该是郑宽中说《尚书》，张禹说《论语》。例⑤，据《后汉书》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曾有过错，被削去一县，立五十二年而死。临淮怀公刘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因此，“无闻”应指中山简王，“夭丧”应指临淮怀公。而李贤注说“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显然是错误的。